

詩選

郝述祖編

詩
選

南京書店發行

詩選（全一冊）

實價大洋柒角

編者 祁述祖

發行者 南京書店

總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南京書店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

詩選序

選詩標準可從「情」與「思」兩方面來說明：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知詩與情的關係了。但「詩人的情」與「常人的情」不同。「常人的情」是狹隘的，是暫時的，是自私的。詩人呢？他能夠把「自己的情」擴大起來，把「人類的情」嘔吟出來；創造一個熱烈的永久的而大公無我的情的世界。我們看許多大詩人，有的着眼於政治，有的着眼於社會，有的着眼於民族；便可證明他們能把「自己的情」擴大到政治社會和民族方面，而嘔吟出政治上社會上以及民族間的酸甜蜜辣。——這叫做「詩人的情」。

然而情這件東西好似洪水一樣，「決諸東則東流，決諸西則西流」，有時可以爲善，有時可以爲惡。如果沒有一個附帶的條件，來補助牠的不足，則上下五千年之

間，必定有許多的詩，對於現代思潮有圓鑿方柄齟齬不入的形勢，例如李太白的詩，確具「大家」風格，不過「他是天上的詩人，不是人間的詩人」，誠如胡適所說，我們無須去學他；因為他的情已經走入歧途了，所以我們讀詩，第一要注意「詩人的情」，其次要注意「詩人的思」。從「情」的方面，可以表現作者的個性；從「思」的方面，可以表現時代的背景。具此二者，方是個完全的詩人。

含有政治思想的詩，在中國發生最早，其作品亦特多。詩經三百五篇，其中政治的諷刺詩和讚美詩，幾乎占了大半。並且當時詩人對於政治問題，確有批評的膽量和精神。例如瞻卬七章是刺周幽王的妃子褒姒亂政的。其中有說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哲彼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說的何等澈底！罵的何等痛快！這種胆量和精神，足以表現當時詩人的風骨了。他若伐檀碩鼠節南山黃鳥采芣及大東諸篇，都是有一個政治問題做詩的中心的。歷代詩人，莫不以詩經爲範本；所以政治的諷刺詩，繼續不斷的進化，演成極光榮的歷史，唐朝的杜甫白居易等皆是成功的作家。

含有社會思想的詩，發展比較遲緩；由於社會問題的產生不及政治之早的緣故，我們看看周朝，政治紊亂，早經如火如荼，其不良的印象，已深入民衆的腦海；而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方在萌芽時代。故詩人對於這個問題，尙未十分注意，僅有極少作品，可以看出一點社會思想來。例如葛屨二章：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糠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又如大東詩中有一章。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

來，使我心疚。」

胡適之說：「這兩篇竟像英國虎特的縫衣歌的節本，仔細比較，誠無愧色。到了杜甫白居易等，詩人的社會思想，也隨着社會問題的發展而進步了。杜甫赴奉先詠懷裏有兩段：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

「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質。媛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對於社會上不平之事，大聲疾呼，直言無隱，無怪乎梁任公說「這種詩幾乎純是現代社會黨的口吻」至於白居易則更專心致意來做社會問題的詩，他的新樂府，到處可以作證。

含有民族思想的詩，是最後發生的。在李唐以前，雖有憂時傷亂之作；然外族割據，不過一時，而換朝易姓的眞明天子，仍是黃面孔的漢人。到了北宋，那形勢

就大變了！北方的民族，大有長驅直下併吞漢族的形勢！而漢族向來是自尊自大的，突然受了「割地賠款喪師辱國」的恥痛，自然要激起敵愾同仇的怒潮了。這種怒潮波及到文學上，也是勢所必至。故南宋詞人，頗多亡國悲哀；而詩人之中，當推陸放翁爲巨擘。放翁的詩，大概都有「橫槊躍馬，願效驅馳之概；慷慨悲歌，一片忠義之氣。」如夜讀兵書裏邊說：

「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

太息裏邊說：

「平生鐵石心，忘家誓報國。卽今冒九死，家國兩無益。中原久喪亂，志士淚橫臆。」

三月十七日醉中作裏邊說：

「誰知得酒尙能狂，脫帽向人時大叫。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

秋興裏邊說：

「中原日月用胡曆，幽州老酋着柘黃。滎河溫洛底處所，可使長作旃裘鄉？」此類的詩，不勝枚舉。民族思想，到了清初，可謂極盛；一般文人眼看滿清入關殘殺漢人的慘劇，「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能不傷心淚落嗎？在詩的方面，當推吳梅村爲大宗。我們讀到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動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

——圓圓曲

「拔劍倚柱悲無端，爲君慷慨歌松山！盧龍蜿蜒東走欲入海，屹然撐柱當雄關。連城列障去不息，茲山突兀煙峯攢。中有壘石之軍盤，白骨撐拒凌巒岬。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增奔湍。」——松山哀

則對於吳三桂之引敵入關，洪承疇之倒戈投降，能不驚心動魄嗎？梅村又痛哭流涕的說道：

「烽火名園竄狐兔，畫閣偷窺老兵怒。寧使當時沒縣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即今相對苦南冠，昇平樂事難重見。」——琵琶行

故國山河，觸景傷情，亡國之民，到處都是悲哀。滿清政府利用威逼和利誘的辦法，居然把一般文人軟化了！乾嘉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竟至消沈了！直至清朝末年，西方民族和日本的勢力，侵入我們中國，無論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莫不受敵人的壓迫。於是當時詩人又得到新的詩料了。觀於黃公度的臺灣行 流求歌 悲平壤 東溝行 哀旅順 諸篇，無異乎大聲疾呼的在那裏說道：這是中國民族史上的奇恥大辱呀！這是中國民族史上的奇恥大辱呀！

故凡含有政治思想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的詩，莫不儘量搜集，其目的在使讀者諷誦陶鎔而培養其革命的情思。

關於編製方面，還有兩點要說明的：

每個時代僅選兩三位代表作家；每個作家僅選數首或數十首代表作品。假使詩

個時代沒有合式的作家或作品，則寧缺毋濫，如六朝與元明。

所附參考九篇與詩的關係是這樣的，所選的詩以參考的材料為根據；參考的材料，所以指示讀者以研究詩的途徑——詩的理論與詩的歷史於此可見一斑了。

述祖序於南京中學七·七·一九三一。

詩選目錄

詩二十篇

北山四章	一
鴇羽三章	一
式微二章	二
施丘四章	二
黍離三章	二
碩鼠三章	三
伐檀三章	四
黃鳥二章	四
陟岵三章	五

何草不黃四章·····	五
漸漸之石三章·····	六
采芣六章·····	六
隰有萋楚三章·····	七
苕之華三章·····	八
衡門三章·····	八
山有樞三章·····	八
葛屨二章·····	九
大東七章·····	九
鶉之奔奔二章·····	一〇
瞻卬七章·····	一一
參考一 詩經的時代背景與詩人思潮·····	一三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二四
古詩十九首	三一
古辭樂府三首	
飲馬長城窟行	三五
傷歌行	三五
長歌行	三六
魏武帝樂府二首	
短歌行	三六
苦寒行	三七
魏文帝樂府二首	
善哉行	三七
燕歌行	三八

曹子建樂府四首

筵篋引……………三八

美女篇……………三九

白馬篇……………三九

名都篇……………四〇

阮籍詠懷詩十七首……………四〇

參考二 五言詩的成立……………四四

陶淵明詩七十一首

歸園田居五首……………四八

乞食……………四九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五〇

移居二首……………五〇

和郭主簿二首	五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五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五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五
飲酒二十首	五
擬古九首	五
雜詩十二首	五
詠荊軻	六
讀山海經十三首	六
桃花源詩	六
參考三 陶淵明的人格	六
杜甫詩四十一首	六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七四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七六
示從孫濟·····	七七
北征·····	七七
述懷一首·····	七九
彭衙行·····	八〇
羌村三首·····	八〇
新安吏·····	八一
潼關吏·····	八二
石壕吏·····	八二
新婚別·····	八三
垂老別·····	八三

無家別	八四
佳人	八四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八五
夢李白二首	八六
前出塞九首	八六
後出塞五首	八八
兵車行	八九
秋雨歎三首	九〇
哀江頭	九〇
哀王孫	九一
醉時歌	九二
麗人行	九二

參考四 情聖杜甫……………九三

白居易詩二十七首

上陽人……………一一四

折臂翁……………一一五

五絃彈……………一一六

縛戎人……………一一七

紅線毯……………一一八

杜陵叟……………一一八

繚綾……………一一九

賣炭翁……………一一九

母別子……………一二〇

井底引銀瓶……………一二〇

隋堤柳	一一一
采詩官	一一二
長恨歌	一一三
琵琶行	一一五
秦中吟十首	一二七
孔戡詩	一三二
宿紫閣山北村詩	一三三
登樂遊園望詩	一三三
參攷五 與元九書	一三四
韋莊秦婦吟一首	一四四
蘇東坡詩二十一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一四九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一四九

遊徑山……………一五〇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一五一

吳中田婦歎……………一五一

遊道場山何山……………一五一

寄劉孝叔……………一五二

答呂梁仲屯田……………一五三

送李公恕赴闕……………一五四

次韻答劉涇……………一五四

九日黃樓作……………一五五

舟中夜起……………一五六

安國寺尋春……………一五六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一五六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一五七

石炭……………一五八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五八

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一五九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一五九

雪浪石……………一六〇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迺聞尙在藤也旦夕當追

及作此詩示之……………一六〇

陸放翁詩三十八首

夜讀兵書……………一六一

二月二十四日作……………一六一

岳池農家……………一六一

太息……………一六二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一六二

聞虜亂有感……………一六三

胡無人……………一六三

曉歎……………一六三

對酒歎……………一六四

江上對酒作……………一六四

齋中夜坐有感……………一六五

松驥行……………一六五

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一首……………一六五

關山月……………一六六

出塞曲	一六六
戰城南	一六七
登城	一六七
秋興	一六八
夜飲	一六八
晚登子城	一六八
劍客行	一六九
長歌行	一六九
大將出師歌	一七〇
婕妤怨	一七〇
鵝湖夜坐書懷	一七一
書悲	一七一

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南鄮道中既覺恍然攬筆作此詩時且五鼓矣……………一七二

秋風曲……………一七二

秋雨歎……………一七三

長安道……………一七三

狂歌……………一七四

書生歎……………一七四

豐年行……………一七四

長門怨……………一七五

妾命薄太白作此篇言長門宮事予反之……………一七五

燕堂獨坐意象殊憤憤起登子城作此詩……………一七五

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一七六

參攷六 蘇陸……………一七六

吳梅村詩十二首

臨江參軍	一七九
圓圓曲	一八一
畫蘭曲	一八三
松山哀	一八四
後東臯草堂歌	一八五
臨淮老妓行	一八六
鴛湖曲	一八七
琵琶行	一八八
吾谷行	一九〇
聽女道士卜玉京彈琴歌	一九一
田家鐵獅歌	一九二

楚兩生歌……………一九四

參攷七 吳梅村傳略……………一九五

黃景仁詩二首

短歌別華峯……………一九九

春城……………一九九

鄭板橋詩二首

孤兒行……………二〇〇

姑惡……………二〇一

黃遵憲詩九首

雜感……………二〇三

拜會祖母李太夫人墓……………二〇五

以蓮菊花雜供一瓶作歌……………二〇八

今別離	二一〇
寄女	二一一
臺灣行	二一三
悲平壤	二一五
東溝行	二一五
哀旅順	二一六
流求歌	二一六
參攷八 人境廬詩草自序	二一八
郭沫若譯詩四首	
招「不幸」辭	二一九
轉徙二首	二二一
雲鳥曲	二二二

馬君武譯詩一首

縫衣歌……………二二六

胡適譯詩一首

哀希臘歌……………二二九

參攷九 詩的實質與形式……………二二三

詩二十篇

北山四章——小雅北山之什第一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賦體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賦體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體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

——賦體

鴛羽三章——國風唐第八

肅肅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體

肅肅鴛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興體

肅肅鳴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興體

式微二章——國風邶第十一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路？——賦體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賦體

施丘四章——國風邶第十二

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興體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賦體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賦體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裒如充耳！——賦體

黍離三章——國風王第一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興體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興體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興體

碩鼠三章——國風魏第七——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比體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比體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

之永號？——比體

伐檀三章——國風魏第六——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興體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興體。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殮兮！——興體

黃鳥三章——國風秦第六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體

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

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體

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體

陟咭三章——國風魏第四——

陟彼咭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體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體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體

何草不黃四章——小雅都人士之什第十——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體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興體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朝不暇！——興體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興體

漸漸之石三章——小雅都人士之什第八——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賦體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後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賦體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它矣！——賦體

采薇六章——小雅鹿鳴之什第七——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

狁之故。——興體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

使歸聘。——興體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興體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之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興體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賦體

隰有萋楚三章——國風檜第三——

隰有萋楚，猗籬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比體

隰有萋楚，猗籬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比體

隰有萋楚，猗籬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比體

苕之華三章——小雅都人士之什第九——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比體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比體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比體

衡門三章——國風陳第三——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賦體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體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賦體

山有樞三章——國風唐第二——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

愉。——興體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

保。——興體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體

葛屨二章——國風魏第一——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興體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像搨；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賦體

大東七章——小雅小旻之什第九

有饜簋殮，有捋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興體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賦體

有冽洿泉，無浸穫薪；契契寢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哀可憚人，亦

可息也。——興體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賦體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賦體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掾天畢，載施之行。——賦體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賦體

鶉之奔奔二章——國風鄘第五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興體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興體

瞻卬七章——大雅蕩之什第十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盂賊盂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賦體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賦體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賦體

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不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修其蠶織。——賦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介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賦體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

之悲矣！——賦體

鱗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覲；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興體

參考一

詩經的時代背景與詩人思潮

胡適

仔細研究起來覺得那時代的時勢，大概有這幾種情形：

第一，這長期的戰爭，鬧得國中的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如詩經所說「肅肅鳩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唐風鳩羽）「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岵）「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參看出車，杕杜。）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小雅何草不黃）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吪離，嘒其泣矣！何嗟及矣！」（王風中谷有蓷）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羅！尙寐無吽！」（兔爰）

茗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群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三（茗之華）

讀了這幾篇詩，可以想見那時的百姓受的痛苦了。

第二，那時諸侯互相侵略，滅國破家不計其數，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銷滅了。就是那些不會銷滅的階級，也漸漸的可以互相交通了。

古代封建制度的社會、最重階級。左傳昭十年芋尹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古代社會的階級約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阜興隸僚僕臺）

到了這時代，諸侯也可稱爲王了。大夫有時比諸侯還有權勢了。亡國的諸侯卿大夫，有時連奴隸都比不上。國風上說的：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邶風式微）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裊如充耳！』（邶風旄丘）

可以想見當時亡國君臣的苦處了。國風又說：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

子，百僚是試。（小雅大東）

可以想見當時下等社會的人，也往往有些『暴發戶，』往往會爬到社會的上層去。再看論語上說的公叔文子和他的家臣大夫僕同升諸公，又看春秋時餵牛的寧戚，賣作奴隸的百里奚，鄭國商人弦高，都能跳上政治舞台，建功立業，可見當時的社會階級，早已不如從前的嚴緊了。

第三，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銷滅了，却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

國風上所寫貧苦人家的情形，不止一處。（參觀上文第一條）內中寫那貧富太不平均的，也不止一處。如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小雅大東）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襍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魏風葛屨）

這兩篇竟像英國虎德的，縫衣歌的節本。寫的是那時代的資本家，僱用女工，把那『慘慘女子』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財的門徑。葛屨本是夏天穿的，如今這些窮工人，到了下霜下雪的時候，也還穿著葛屨。怪不得那些慈悲的詩人忍不過要痛罵了。又如：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侃侃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智矣富人，哀此惻獨！』（小雅

正月）

這也是說貧富不平均的，更動人的，是下面的一篇：

坎坎代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風伐檀）

這竟是近代時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別人辛苦得來的利益的話了！

第四：那時的^{政治}除了幾國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敗的。王朝的政治，我

們讀小雅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兩無正幾篇詩，也可以想見了。其他各國的政治内幕，我們也可想見一二。例如

（邶風）北門

（齊風）南山敝筓載驅

（檜風）匪風

（鄘風）鶉之奔奔

（秦風）黃鳥

（曹風）候人

（王風）兔爰（陳風）株林

寫得最明白，莫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大雅瞻印）

最痛快的，莫如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

又如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小雅四月）

這首詩寫虐政之不可不逃。更可憐了。還不如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怡。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正月）

這詩說即使人都變做魚，也沒有樂趣的。這時的政治，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四種現象：（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二）社會階級漸漸銷滅；（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這四種現狀，大約可以算得那時代的大概情形了。

這時代的思想，大概可分幾派：

第一，憂時派：

（例）『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旣

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山）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增！』（正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黍離）』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

第二，厭世派：憂時愛國，却又無可如何，便有些人變成了厭世派。

（例）『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吡！』（兔爰）

『隰有萋楚，猗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

『苔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苔之華）

第三，樂天安命派：有些人到了沒法想的時候，只好自推自解，以爲天命如此，無

可如何，只好知足安命罷。

(例)『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如我艱。已矣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鯽？豈其娶妻，必宋之子？』(衡門)

第四，縱慾自恣派：有些人抱了厭世主義，看看時事不可爲了，不如『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罷。

(例)『蘼兮蘼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蘼兮。倡字一頓)』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山有樞)

第五，憤世派：（激烈派）有人些對著黑暗的時局，腐敗的社會，却不肯低頭下心的忍受。他們受了冤屈，定要作不平之鳴的。

（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牀；或不己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

這幾派大約可以代表前七八世紀的思潮了，請看這些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到了伐檀和碩鼠的詩人，已漸漸的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詩人；

對於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熟罵！又看那頹鼠的詩人，氣憤極了，把國也不要了，去尋他自己的樂土樂園。到了這時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種子了。這些革命種子發生出來，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時代。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

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淚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入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汝言誓無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君。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日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晡晡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

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紐，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我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有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黠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胞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織織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夫容，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阿。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

之。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傷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躅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

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懷，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睠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

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辭樂府三首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絲絲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闥闥，羅幃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魏武帝樂府二首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

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糞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魏文帝樂府二首

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雉，猴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

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莞莞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曹子建樂府詩四首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和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罄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過！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

憂。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歡？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抑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

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聘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我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騰鰈胎，寒鼈炙熊蹯。鳴鶴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阮籍詠懷詩十七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

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設草樹闌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蓋，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沾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費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

蚩。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怵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聲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僞兔趣荒

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淇淇長江水；上有楓樹林。阜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參考二

五言詩的成立

譚正璧

五言詩的成立，是漢以后的事，但西漢時。確已有許多五言的古詩，如古詩十九首和蘇武李陵的贈答詩都是。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是誰，也是文學史上一個未解決的問題；最近於情理的答案，就是古詩十九首不也是民歌，便是文人受了民歌影響而作。這是一看她辭句的內容遂會相信的，她那真摯樸實的描寫，沒有一些像貴族文學者的口吻。同樣，所謂蘇李贈答詩我們也可斷爲是西漢的平民作品。她的格調和辭氣。和古詩十九首也不相上下。後人因非蘇李自作，遂懷疑爲非漢代作品，這

更是大可不必的。

到了東漢中葉以後，民間文學的影響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來公然做樂府歌辭，造作歌詩。賦家張衡的四愁詩，爲他獨創的格調，音節新鮮，情感真摯，比他的賦更可不朽。蔡邕已好擬作樂府，他的飲馬長城窟行，辭意婉美，比他所作的賦有生氣多了。他的女兒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夫亡，居於邕家。後爲匈奴虜去，爲左賢王妻，居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曹操痛邕無子，遣使者以金璧贖琰歸。琰天才本高，躬逢喪亂。所作悲憤詩淒楚悲號，讀者皆爲之泫然。所叙皆他自己的經歷，所以真摯淒婉之情充盈於紙間。尙有胡笳十八拍一詩，亦叙琰之去胡與歸來事，情節與悲憤詩都同，僅增加了些繁細的描述。這決不是琰自作的，大概因琰的故事在當時及其後必流傳極盛，於是樂人乃以十八拍之新聲演此故事，以便於歌唱。另有女作家秦嘉妻徐淑，她和她丈夫的贈答詩，很能表現她們夫婦間婉和之情。

在東漢末年的紛亂時代，政治家曹操却是一位文壇上領袖人物，他是一位天才很高的文學家。他在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自己又愛才如命，故能招集許多文人，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學家，所以他們的影響很遠很久。他們的主要事業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在於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任俠放蕩，後掌兵權，撲滅羣雄，專漢政。所作詩殊多豪逸悲涼之意。其四言的短歌行一首，尤爲人所共賞。丕，字子桓。操之長子，操死，繼爲魏王，後篡漢位爲皇帝。他的樂府歌辭，比乃父更有接近民歌的精神。又作典論，其中論文一篇，評論當時文士，所見甚高，爲中國古代文學評論之僅存者。植，字子建，是當日最偉大的詩人。世稱天下共有才十斗，子建獨有其八；可見他的詞彩燦耀，才華高曠。現今所存他的詩集裏，他作的樂府歌辭要佔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在當時同曹丕俱負盛名，不做了皇帝，他頗受猜忌，經過不少的憂患，故他的詩歌往往依托樂府舊曲，借題發揮他的憂思。從此以後，樂府便成

了高等文人的文學體裁，地位更抬高了。

和曹氏三詩人同時者。有孔融，字文舉，魯國人；陳琳，字孔璋，廣陵人；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阮瑀，字元瑜，陳留人；應瑒，字德璉，汝南人；劉禎，字公幹，東平人；楊修，字德祖，宏農人；繁欽，字休伯，潁水人；繆襲，字熙伯，東海人；都是曹氏父子影響的詩人。中間頗多賦家。大賦家王粲也和他們同時。

五言詩體，起於漢代無名詩人，經過曹氏父子及其他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是第一個用全力做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範圍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籍，字嗣宗，陳留尉人，是一個崇信自然的思想家。他生在那魏晉交替的時代，眼見司馬氏祖孫三代專擅政權，歎陵曹氏，壓迫名流，他不能救濟，祇好縱酒放恣。司馬昭想替他兒子炎娶阮籍的女兒，他沒有法子拒絕，祇得天天吃酒，接連爛醉了六十日，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他崇拜自由，而時勢不許他自由；他鄙棄那虛偽的禮法，而禮法之士，疾之若讎。所

以把他一腔心事，都發洩在酒和詩兩件事上。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詩雖然抬高了詩的身分，雖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却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籍亦尙作賦，著有東平賦，元父賦，首陽山賦……等

陶淵明詩七十一首

歸園田居五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

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露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屬。日入空閭，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已何怨尤，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間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幾，力耕不吾欺。

和郭主簿二首

靄靄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逝開臥，坐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遊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時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卽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間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楫平湖汎，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聞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

乖。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栖。

飲酒二十首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甯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晨，遠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茆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去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顏生稱爲仁，榮公歸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顧。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獨何炳？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酌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貧士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何悠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從過，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窮苦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爲之盡，是語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疇昔苦長飢，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

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下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擬古九首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按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仲春遭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日中，平原轉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檐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
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
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
海。春蚕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值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十二首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
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
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
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
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藻，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還復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邱壟，用此空名道。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歎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墜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難再值。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

白。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
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政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
方。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
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豫。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
篇。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沈陰擬薰蕕，寒氣激我
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
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
鄉。離鷗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

嫋嫋松標巖，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別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干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讀山經海十三首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

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酬發新謠，當效俗中言。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逍遙蕪臯止，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

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人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巨猾肆威暴，欽鴆違帝旨。竄竄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

鷓鴣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

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桃花源詩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蚕收長絲，秋熟靡玉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歎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五百年，一朝敵神界。淳薄既異源，施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參考三

陶淵明的人格

梁任公

陶淵明之沖遠高潔盡人皆知。他的文章最大價值也在此。這一點容在下文詳論。但我們想觀出淵明整個人格，我以為有三點應先行特別注意：

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他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又說：

『少時壯且厲，無劍獨行遊。』

這些詩都是寫自己少年心事，可見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世。中年以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了。他發出很感慨的悲音道：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感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直到晚年，這點氣概也並不衰減。在極閑適的詩境中，常常露些奇情壯思來，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裏說道：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又說：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讀山海經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覺把他的「潛在意識」衝動出來了。
又如擬古九首裏頭的一首：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其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又如詠荆軻那首：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漸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他所崇拜的是田疇，荆軻一流人，可以見他的性格是那一種路數。朱晦庵說：『陶卻是有才，但詩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此語真能道著癢處。要之。淵明是極熱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厭世一派，那便大錯了。

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讀集中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與子儼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因為文長，這裏不全引了。

他對於朋友的情愛又真率，又穩摯。如移居篇寫的：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務農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一種親厚甜美的情意，讀起來真活現紙上，他那『閑暇輒相思』的情緒，有停雲一首寫得最好。

『停雲，思親友也。蹲澹新醪，園列初榮。願言弗從，歎息彌襟。』

「鶴鶴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鶴鶴，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路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接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這些詩真算得溫柔敦厚情深文明了。

集中送別之作不甚多。內中如答龐參軍的結句：「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只是很平淡的四句，讀去覺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情深哩。

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一首也沒有，因為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但他却不是不能寫。閑情賦裏頭，「願在衣而爲領……」底下一連疊十句「願在……而爲……」熨貼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豔句，也很少比得上。因為他的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所以要說便說得出。

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最恭維他「恥事二姓」幾乎首首都是悼念故君之作。這種論調，我們是最不贊成的。但以那麼高節那麼多情的陶淵明，看不上那「欺人孤兒寡婦取天下」的新主，對於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自然是情理內的事。依我看擬古九首，確是易代後傷時感事之作。內中兩首：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人

我廬。先巢故尙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這些詩都是從深痛幽怨發出來。個個字帶着淚痕，和祭妹文樣的情操。顧亭林批評他道：「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這話真能道出淵明真際了。

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他對於身心修養，常常用功，不肯放鬆自己。集中有榮木一篇，自序云：「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那詩分四章，末兩章云：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奮。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這首詩從詞句上看來，當然是四十歲以後所作。又飲酒篇「少年罕人事，游好

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竟無成。」雜詩「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也是同一口吻。淵明得壽僅五十六歲，這些詩都是晚年作品。你看他進德的念頭，何等懇切，何等勇猛。許多有暮氣的少年，真該愧死了。

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零園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在儒學。飲酒篇末章云：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當時那些談玄人物，滿嘴裏清靜無爲，滿腔裏聲色貨利。淵明對於這般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們做「狂馳子，」說他們「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簡單說，就是可憐他們整天價說的話絲毫無用。不看他有一首詩，對於當時那種病態的思想表示懷疑態度。說道：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擬古）

這首詩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只是表明有自己的見解，不願意隨人轉移。他又說：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者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飲酒）

這是對於當時那些「借曠達出鋒頭」的人施行總彈劾。他們是非雷同，說的天花亂墜；在淵明眼中，只算是「俗中愚」罷了。淵明自己怎麼樣呢？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他說：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

田舍)

又說：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萬操非所攀，認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他一生品格立腳點，大略近於孟子所說。「有所不爲」「不屑不潔」的狷者，到後來操養純熟。便從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真趣味來，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又大錯了。

以上三項，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先要看出這個，纔知道他外表特性的來歷。

杜甫詩四十一首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

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觀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陵晨過驪山，御榻在蟠嶼。蚩尤寒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任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媛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岑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

宰。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稅租，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民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歛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笑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

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喑，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嬾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殮。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葦。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渺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塞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

潘。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鳴鳥鳴苦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帥，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鄰。海圖披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楹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闌。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瞑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

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書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述懷一首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卽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岑猛虎場，鬱結迴我

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愴會處，恐作窮獨叟。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曠。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閒。野果充饑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冰，暮宿天邊煙。少留周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曠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翦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漫睡，喚起沾盤殮。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懽。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羯胡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時。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鷄正亂叫，客至鷄鬥爭。驅鷄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

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萬百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

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

四郊未甯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旣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

軍。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上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尙盤桓？棄絕蓬室居，場然摧肺肝。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旣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卽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曠問升斗。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葉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頓！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搦旗。

磨刀嗚咽水，水亦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瞋。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閒。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轡。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閒，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甜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筋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夸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故馬羣。誓開元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
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陵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
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
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閒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
孫。

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
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
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
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
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

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長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鏤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知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溼高飛難。寒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

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君側。轡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臺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醉時歌

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卽相覓，沾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容酌。燈前細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邱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盛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甸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

素鱗。犀筋厭飫久禾下，鑿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瞋。

參考四

情聖杜甫

梁啓超

一

今日承詩學研究會囑託講演，可惜我文學素養很淺薄，不能有甚麼新貢獻，只好把俗們家裏老古董搬出來和諸君摩挲一番，題目是『情聖杜甫。』在演講本題以前，有兩段話應該簡單說明：

第二，新事物固然可愛，老古董也不可輕輕抹煞。內中藝術的古董，尤有特殊價值。因為藝術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美，所以不能說現代人的藝術一定比古人進步。

第二，用文字表出來的藝術——如詩詞歌劇小說等類，多少總含有幾分國民的性質。因為現在人類語言未能統一，無論何國的作家，總須用本國語言文字做工具，這副工具操練得不純熟，縱然有很豐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為藝術的表現。

我根據這兩種理由，希望現代研究文學的青年，對於本國二千年來的名家作品着實費一番工夫去賞會他。那麼，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二

杜工部被後人上他徽號叫做『詩聖』。『詩』怎麼樣纔算『聖』標準很難確定，我們也不必輕輕附和。我以為工部最少可以當得起情聖的徽號。因為他的情感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真實的，極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樣子，能像電氣一般一振一盪的打到別人的心絃上，中國文學界寫情聖手，沒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聖。

我們研究杜工部，先要把他所生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略敘梗概，看出他整個的

人格：兩晉六朝幾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混成時代，中原被異族侵入，攪雜許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則因中原舊家次第遷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當時文藝上南北派的痕跡顯然，北派真率悲壯，南派整齊柔婉，在古樂府裏頭，最可以看出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經過完成了，政治上統一，影響及於文藝，自然會把兩派特性合冶一爐，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時代，盛唐正是成熟時代。內中玄宗開元間四十年太平，正孕出中國藝術史上黃金時代。到天寶之亂，黃金忽變為黑灰。時事變遷之劇。未有其比。當時蘊蓄深厚的文學界，受了這種激刺，益發波瀾壯闊。杜工部正是這個時代的驕兒。他是河南人，生當玄宗開元之初。早年漫遊四方，大河以北都有他足跡，同時大文學家李太白高逵夫都是他的摯友。中年值安祿山之亂，從賊中逃出，跑到甘肅的靈武謁見肅宗，補了個『拾遺』的官，不久告假回家，又碰着飢荒，在陝西的同谷縣幾乎餓死，後來流落到四川，依一位故人嚴武。嚴武死後，四川又亂，他避難到湖南，在路上死了。他有兩位兄弟一位妹子，

都因亂離難得見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離，他一個小兒子，因飢荒餓死，兩個大兒子，晚年跟着他在四川他一生簡單的經歷大略如此。

他是一位極熱腸的人，又是一位極有脾氣的人。從小便心高氣傲，不肯趨承人。他的詩道：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

（奉先詠懷）

又說：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贈韋左丞）

可以見他的氣概。嚴武做四川節度，他當無家可歸的時候去投奔他，然而一點不肯趨承將就，相傳有好幾回冲撞嚴武，幾乎嚴武容他不下哩。他集中有一首詩，可以當他人格的象徵：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苜蓿。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

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

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貴的，境遇是非常可憐的，情緒是非常溫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寫照。

三

他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他有兩句詩：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奉先詠懷）

這不是瞎吹的話，在他的作品中，到處可以證明，這首詩底下便有兩段說：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同上）

又說：

「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同上）

這種詩幾乎純是現代社會黨的口吻。他做這詩的時候，正是唐朝黃金時代，全國人正在被鏡裏霧裏的太平景象醉倒了。這種景象映到他的眼中，却有無限悲哀。

他的眼光常常注視到社會下層最這一層的可憐人那些狀況。別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們的情緒，別人傳不出，他都傳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別，便是那時代社會狀況，最真實的影戲片。垂老別的：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熟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新安吏的：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石壕吏的：

「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這些詩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寫之人的精神，併合爲一，纔能做出。他所寫的是否他親聞親見的事實，抑或他腦中創造的影像，且不管他；總之他做這首垂老別時，他已經化身做那位六七十歲拖去當兵的老頭子，做這首石壕吏時，他已經化身做位兒女死絕衣食不給的老太婆，所以他說的話，完全和他們自己說一樣。

他還有戲呈吳郎一首七律。那上半首是：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家貧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

這首詩以詩論，並沒什麼好處，但叙當時一件瑣碎實事，——一位很可憐的鄰舍婦人偷他的棗子喫，因那人的惶恐，把作者的同情心引起了。這也是他注意下層社會的證據。

有一首縛雞行，表出他對於生物的汎愛，而且很含些哲理：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衆人厭雞食蟲蟻，未知雞賣還遭烹。」

蟲雞與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時了，注目寒江倚山閣。」
有一首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結尾幾句說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被凍死亦足。」

有人批評他是名士說大話，但據我看來，此老確有這種胸襟，因爲他對於下層社會的痛苦看得真切，所以常把他們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

四

他對於一般人如此多情，對於自己有關係的人更不待說了。我們試看他對朋友：那位因陷賊貶做台州司戶的鄭虔他有詩送他道：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又有詩懷他道：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有懷鄭州十八司戶)

那位因附永王璘造反長流夜郎的李白他有詩夢他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江南瘴厲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

」 (夢李白二首之一)

這些詩不是尋常應酬話，他實在拿鄭李等人當一個朋友，對於他們的境遇，所感痛苦和自己親受一樣，所以做出來的詩句句都帶血帶淚。

他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詩，前後有二十來首，處處至性流露。最沈痛的如

同谷七歌中：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鴛鴦後鶯鶯，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

「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沒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他自己直系小家庭，光景是很困苦的，愛情却是很濃摯的。他早年有一首思家詩：

「今夜邠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溼，青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月夜）

這種緣情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見，但這一首已可證明工部是一位溫柔細膩之人。他到中年以後，遭值多難，家屬離合，經過不少的酸苦。亂前他回家一次，小的兒子餓死了。他的詩道：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

，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
（奉先詠懷）

亂後和家族隔絕，有一首詩：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述懷）

其後從賊中逃歸，得和家族團聚，他有好幾首詩，寫那時候的光景：羌村三首中的第一首：

「嶢嶢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歎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北征裏頭的一段：

「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

共嗚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襁褐，老夫情懷惡，嘔咽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其後挈眷避亂，路上很苦。他有詩追叙那時情況說道：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癡女飢敝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噴。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濘相牽攀。……」（彭衙行）

他合家避亂到同谷縣山中，又遇着飢荒，靠草根木皮活命，在他困苦的全生涯中，當以這時候爲最甚。他的詩說：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

。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同谷七歌之二）

以上所舉各詩寫他自己家庭狀況，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半寫實派。」他處處把自己主觀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寫實派的作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觀的資格，描寫所觀察得來的環境和別人情感。從極瑣碎的斷片詳密刻畫，確是近世寫實派用的方法。所以可叫做半寫實。這種方法。在中國文學界上。雖不敢說是杜工部首創，却可以說是杜工部用得最多亦最妙。從前古樂府裏頭，雖然有些，但不如工部之描寫入微。這類詩的好處。在：真事愈寫得詳，真情愈發得透。我們熟讀他，可以理會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五

杜工部的「忠君愛國」，前人恭維他的很多，不用我再添話。他集中對於時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若把他分類研究起來，不惟在文學上有價值。而且在史料上有絕大價值。為時間所限，恕我不徵引了。內中價值最大者，在能

確實描寫出社會狀況。及能確實謳吟出時代心理。剛纔舉出半寫實派的幾首詩。是集中最通用的作法，此外還有許多是純寫實的試舉他幾首：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糧
稻來東吳。越裳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
敢議，議者死路衢。』
(後出塞五首之四)

讀這些詩令人立刻聯想到現在軍閥的豪奢專橫——尤其逼肖奉直戰爭前張作霖
的狀況。最妙處是不着一個字批評，但把客觀事實直寫，自然會令讀者歎氣或瞪眼
。又如麗人行那首七古全首將近二百字的長篇，完全立在第三者地位觀察事實。從
『三月三日天氣新。』到『青鳥飛去啣紅巾，』占全首二十六句中之二十四句，只
是極力鋪敘那種豪奢熱鬧情狀，不惟字面上沒有譏刺痕跡，連骨子裏頭也沒有。直
至結尾兩句：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算是把主意一逗。但依然不著議論，完全讓讀者自己去批評。這種可以說諷刺文學中之最高技術，因為人類對於某種社會現象之批評，自有共同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現象寫得真切，自然會使讀者心理起反應，若把讀者心中要說的話，作者先替他傾吐無餘，那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這類詩，比白香山新樂府高一籌，所爭就在此石壕吏垂老別諸篇，所用技術，都是此類。

工部的寫實詩，什有九屬於諷刺類。不獨工部為然，近代歐洲寫實文學那一家不是專寫社會黑暗方面呢？但杜集中用寫實法寫社會優美方面的亦不是沒有。如田父泥飲那篇：

一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一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為吾取。……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

。月出遮我留，仍噓問升斗。」

這首詩把鄉下老百姓極粹美的真性情，一齊活現。你看他父子夫婦間何等情熱；對於國家的義務心，何等鄭重；對於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懇切。我們若把這首詩當個畫題，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從面孔上傳出，便成了一幅絕好的風俗畫。我們須知道：杜集中關於時事的詩以這類爲最上乘。

六

工部寫情，能將許多性質不同的情緒，歸攏在一篇中，而得調和之美。例如北征篇，大體算是憂時之作。然而「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以下一段，純是玩賞天然之美。「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以下一段憑弔往事。「况我墮胡塵」以下一大段，純寫家庭實況，忽然而悲，忽然而喜。「至尊尙蒙塵」以下一段正面感慨時事，一面盼望內亂速平，一面又憂慮到憑藉回鶻外力的危險。「憶昨狼狽初」以下到篇末，把過去的事實，一齊湧到心上。像這許多雜亂情緒迭在一篇，調和得恰可，非

有絕大力量不能。

工部寫情，往往愈慘愈緊，愈轉愈深，像哀王孫那篇，幾乎一句一意，試將現行新符號去點讀他，差不多每句都須用「。」符或「；」符。他的情感，像一堆亂石，突兀在胸中斷斷續續的吐出，從無條理中見條理，真極文章之能事。

工部寫情，有時又淋漓盡致一口氣說出，如八股家評語所謂「大開大合。」這種類不以曲折見長，然亦能極其美，集中樸範的作品，如憶昔行第二首，從「憶昔開元全盛日」起到「叔孫禮樂蕭何律」止極力追述從前太平景象，從社會道德上讚美，令意義格外深厚。自「豈聞一縑直萬錢」到「復恐初從亂離說。」翻過來說現在亂離景象，兩兩比對，令讀者膽戰肉躍。

工部還有一種特別技能，幾乎可以說別人學不到：他最能用極簡的語句，包括無限情緒，寫得極深刻。如喜達行在所三首中第三首的頭兩句：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僅僅十個字，把十個月內虎口餘生的甜酸苦辣都寫出來，這是何等魄力又如前文所引述懷篇的：

『反畏消息來。』

五個字，寫亂離中中擔心家情狀，真是驚心動魄。又如垂老別裏頭：

『勢男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好拿期限長些作安慰，（原文是寫老妻送行時語）這是何等沈痛。又如前文所引的：

『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明明知道他絕對不得歸了，讓一步雖得歸，已經萬事不堪回首此外如：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

『萬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

（秦州雜詩）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陽樓）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公安送韋二少府）

之類，都是用極少的字表極複雜極深刻的情緒。他是用洗鍊工夫用得極到家，所以說：『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其所以爲文學家的文學。

悲哀愁悶的情感易寫，歡喜的情感難寫。古今作家中，能將喜情寫得逼真的，除却杜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外，怕沒有第二首。那詩道：

『劍外忽傳收蘄北，初開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到洛陽』

那種手舞足蹈情形。從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說他和古樂府的公無渡河是同一樣筆法。彼は寫忽然劇變的悲情，此是寫忽然劇變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鏡照相照得的。

工部流連風景的詩比較少，但每有所作，一定於所詠的景物觀察入微，便把那景物做象徵，從裏面印出情緒。如：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倦夜）

題目是「倦夜」景物從初夜寫到中夜後夜，是獨自一個人有心事睡不着疲倦無聊中所看出的光景，所寫環境，句句和心理反應。又如：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登高）

雖然只是寫景，却有一位老病獨客秋天登高的人在裏頭。便不獨下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兩句已經如見其人了。又如：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

從寂寞的環境上領略出很空闊很自由的趣味。末兩句說：「飄飄何所似，天地

一沙鷗。」把情緒一點便醒。

所以工部的寫景詩，多半是把景做表情的工具。像王孟章柳的寫景，固然也離不了情，但不如杜之情的分量多。

八

詩是歌的笑的好呀？還是哭的叫的好？換一句話說：詩的任務在讚美自然之美呀？抑在乎訴人生之苦？再換一句話說：我們應該為做詩而做詩呀，抑或應該為人生問題中某項目的而做詩？這兩種主張，各有極強的理由，我們不能作極端的左右袒，也不願作極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見：人生目的不是單調的。美也不是單調的。為愛美而愛美，也可以說為的是人生目的；因為愛美本來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訴人生苦痛，寫人生黑闇，也不能不說是美。因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別人起快感；痛苦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膚癢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暢快。像情感恣麼熱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極強，近於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

主張人生藝術觀的人，固然要讀他，但還要知道：他的哭聲。是三板一眼的哭出來，節節含着真美；主張唯美藝術觀的人，也非讀他不可。我很慚愧：我的藝術素養淺薄，這篇講演，不能充分發揮「情聖」作品的價值；但我希望這位情聖的精神，和我們的語言文字同其壽命；尤盼望這種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現代青年文學家的腦裏頭。

白居易詩二十七首

上陽人，慙怨曠也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採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

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
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鞵履穿衣裳，青黛點眉眉細
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
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
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
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
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
死。邨南邨北哭聲哀，兒別耶孃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
俱不堪，從茲使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

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瀟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黠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民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五絃彈 熙鄭之奪雅也

五絃彈，五絃彈，聽者傾耳心寥寥。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爲君調。第一第二絃索索，秋風拂松疏韻落。第三第四絃泠泠，夜鶴憶子籠中鳴。第五絃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五絃並奏君試聽，淒淒切切復錚錚。鐵擊珊瑚一兩曲，冰寫玉盤千萬聲。鐵聲殺，冰聲寒。殺聲入肌膚血慘，寒氣中人飢骨酸。曲終聲盡欲半日，四座相對愁無言。座中有一遠方士，唧唧咨咨聲不已。自歎今朝初得聞，始知孤負平生耳。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遠方士，耳聽五絃信爲美，吾聞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

聲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氣，聽之不覺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身被金瘡面多瘡，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飧飢渴費杯盤，夜臥腥臊汚牀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管本涼原，大歷年中沒落蕃。沒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冢寒草疏，偷度黃河夜冰薄。忽聞漢軍鼙鼓聲，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溼地，定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爲辛苦度殘年。涼

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爲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紅線毯

憂蠶桑之費也

紅線毯，擇繭線絲清水煮，練絲練線紅藍染。染爲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綵絲茸茸香拂拂，線輦花虛不勝物。美人蹋上歌舞來。羅鞵繡鞵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爲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

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唐人害物卽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繚綾

念女工之勞也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勅，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鴈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翦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汗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縲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憐。

賣炭翁

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十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母別子

刺新開舊也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居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嗥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嫵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住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井底引銀瓶

止淫奔也

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沈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爲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女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倚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卽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鬢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爲妻妾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隋堤柳

憫亡國也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至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姿佚遊，應將此樹蔭龍

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御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
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鄴公？龍舟
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
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
隋堤亡國樹。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訶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誠，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
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讚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輿論規刺言，萬句
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則，漸恐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爲冗員，諫鼓高懸作虛
器。一人負屐常端默，百辟入門皆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
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闕。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
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

！欲開壅蔽逢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

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
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
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
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
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
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
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
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
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
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
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重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

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涕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琵琶行並序二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

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四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開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

來江口守空船，遠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底溼，黃蘆苦竹遠宅生。其間日暮聞何物？杜鵑啼血援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嘈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洲司馬青衫溼。

秦中吟十首

井序

吟。
貞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

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縑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明。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

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櫺比，高牆外迴環。累累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忤。高堂虛且迥，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傷友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慚慚。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羸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

黎。

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體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挂冠顧翠綵，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僂僕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請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立碑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銘勳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費。爲文彼何人？想見筆下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勸令撫惲。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罈壘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鱸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五絃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絃，宛轉當胸撫。大聲粗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喜，轉作援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窗琴，日日生塵土。

歌舞

秦中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興，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

裘。秋官爲主人，庭尉居上頭。日中一爲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闔鄉獄，中有凍死囚。

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粲粲五束素。上張幄幕庇，傍織巴籬護。水洒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伍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萼深花色，十戶中人賦。

孔戡詩

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絃。從事得如此，人人以爲難。人言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爲閑官！竟不得一日，簪簪立君前！形骸隨衆人，斂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

間。賢者爲生民，生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爲生其賢？爲天果愛民，胡爲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宿紫閣山北村詩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擊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庭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登樂遊園望詩

獨上樂遊園，四望天日曛。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愛此高處立，忽如遺垢氛。耳目暫清曠，懷抱鬱不伸。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荆門。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

參考五

月 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首。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旣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竊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於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

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貫，深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泊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刑矣。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正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

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噓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寢微矣。

陸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噓！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

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翫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肋成皴，旣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矍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旣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詩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

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被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近聞於上，上於廣宸聽，副憂勤；次於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卽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

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蹙若此。呼嗚！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卷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等科第。名入衆耳，迹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媿，不知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她妓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

嫻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則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

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牧，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

之「感傷詩」。又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金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豈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章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

，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送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旁，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與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百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僕又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詮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語言也。微之知我心哉！

韋莊詩一首

秦婦吟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路旁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鳳側鸞歛鬢脚斜，紅攢黛斂眉心折。借問「女郎何處來」？含嚔欲語聲先咽。迴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君能爲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

「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斜開鸞鏡懶梳頭，閒憑雕欄慵不語。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播金鼓。居人走出半倉惶，朝士歸來尙疑誤。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爲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

「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次。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競相湊，戶外崩騰如走獸。轟轟崑崑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涌。火迸金星上

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爛。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空脈脈。陰雲暈氣若重圍，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氣潛隨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拆。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動地。舞伎歌姬盡暗損，嬰兒稚女皆生棄。

「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迴首香閨淚盈把。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上馬見良人，不敢迴眸空淚下。

「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粧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恥；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

「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瑤階上不聞行，翡翠簾間空見影。忽看庭際刀刀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兒同入井。

「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拆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托壤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摧。煙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迴顧。旋梳蟬鬢遂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舊

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

「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膽碎。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鴛
韓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垢面龍眉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頹倒言
語異，面上誇功雕作字。柏臺多士盡狐精，蘭省諸郎皆鼠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不
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史。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
酒市。」

「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赤
水去城一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兇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失喜。皆言冤憤此
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淺巡走馬傳聲急，又道全軍前陣入。大彭小彭相顧憂，
郎四郎抱鞍泣。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啣壁。簸旗掉劍却來歸，又道官軍悉
敗績。」

「四面從茲多厄束，一斗黃金一升粟。尙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封人肉。東

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殭屍，七架營中填餓殍。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煙如塞色。路傍時見遊弈車，坡下寂無迎送客。灞陵東望曉煙絕，樹鏤驪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牆匡月。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家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

「路傍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枿，殿上金炉生暗塵。」
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閒日徒歎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惡拙爲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囊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魔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

「前年又出楊震關，舉頭雲際見荆山，如從地府到人間；頓覺時清天地閒。陝州主帥忠且貞，不動干戈唯守城。蒲津主帥能戢兵，千里晏然無戈聲。朝攜寶貨無人問，夜插金釵唯獨行。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苦辭色，隱隱身藏蓬荻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暫起欲陳詞，却坐支頤仰天哭：「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歲種良田二百壩，年輸戶稅三千萬。小姑慣織褐絁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帥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捲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飢山上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妾聞此父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出門唯見亂梟鳴，更欲東奔何處所？乃聞汴路舟車絕，又道彭門自相殺。野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誅鋤竊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城壕固護教金湯，賦稅如雲送軍壘」。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難徒爲闕下人，懷安却羨江南鬼。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

蘇東坡詩二十一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

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敢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筮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籍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我與子猶徬徨。世人共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鳴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里烹猪羊。君歸爲我道名姓，幅巾他日容登堂。

遊徑山

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鞵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朴朔，夜鉢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輿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相烹煎。近來

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邱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去年舉君苜蓿盤。夜傾鬪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典衣自種一頃豆，那知積雨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江長飲酒，

吳中田婦歎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赧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糲糲。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游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籠，上徹雲峯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尙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鬢，碧瓦朱欄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鹵，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蠶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怛惻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況得連年苦饑饉，剝蠶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臥空甌。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山中

信。只有當歸無別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睹？公家只在雲谿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答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鸛盎，曉看雪浪浮鵬鷗。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鸞蹲。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瓦屋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鼈。旋呼歌舞雜談笑，不惜飲釀空餅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溫，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壅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舂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鎚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

卻掃看奔崩，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軟脚酒，爲君擊鼓行金樽。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寒生毛。願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綿條。用違其才志不展，坐與胥吏同疲勞，忽然眉上有黃氣，吾君漸欲收英髦。立談左右俱動色，一語徑破千言牢。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略萬事惟嬉遨。盡壞屏障通內外，仍呼騎曹爲馬曹。君爲使者見不問，反更對飲持雙螯。酒酣箕坐語驚衆，雜以嘲諷窮詩騷。世上小兒多忌諱，獨能容我真賢豪。爲我買田臨汝水，逝將歸去誅蓬蒿。安能終老塵土下，俯仰隨人如桔槔。

次韻答劉涇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播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眞行，新音百變口如罵，異義盪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

城，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爲樂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闌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敗席展轉臥見經。亦自不嫌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呼作卿，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無復煩鞭刑。時臨泗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葉輕，臥聞郵籤報水程？尊羹羊酪不須評，一飽且救飢寒鳴。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韉鞮。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剎。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櫓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熱酒燒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鬱鬱。詩人猛士雜龍虎，楚舞吳歌亂鴉鴨。一杯相屬君莫辭，此景何殊泛清雪。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安國寺尋春

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欹深紅。看花歎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雲母亂，鬢絲強理茶煙中。遙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薄羅勻霧蓋新妝，快馬爭風鳴雜珮，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滿山總麤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荐華屋。朱唇得酒暈生

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玄。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罷亞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游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

石炭並明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肝。溼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
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礮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白鍊刀，要斬長蛇千萬段。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蜚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枝浦，臥樹獨秀桃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荆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暎。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尊。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

孤臣南游墮黃菅，君亦何事來牧蠻？
艤舟蟹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恍榔間。
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孱。
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
君應回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
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黃檗參洞山。
何時曠蕩洗瑕譎，與君歸駕相追攀？
梨花寒食隔江路，西山遙對雙煙臺。
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脚飛髯顏。
玉牀丹鏃記分我，助我金鼎光爛斑。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
山邪雲邪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
但見兩岸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
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
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
行人稍度喬水外。漁舟一葉江吞天。
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
不知人問何處有此境？
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
東坡先生留五年。
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
丹楓翻鴉伴水宿，長眠落

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
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籍。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
山東二百郡，氣壓岱北三家村。千峯石卷蟲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竭來城下作飛
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臥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
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
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國山水聊心存。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迺聞尙在藤也，且夕當追及作此詩
示之。

九疑聯縣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樹裏，落日未落江蒼茫。幽人
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

海，聖恩尙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眞實意，豈惟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眞吾鄉。

陸放翁詩三十八首

夜讀兵書

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陂澤號飢鴻，歲月欺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長膚映？

二月二十四作

棠梨花開社酒濃，南村北村鼓琴琴。且祈麥熟得飽飢，敢說穀賤復傷農？崖州萬里竄酷吏，湖南幾時起臥龍？但願諸賢集廊廟，書生窮死勝封侯。

番油農家

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黃犢。泥融無塊水初渾，雨細有痕秧正綠。綠秧

分時風日美，時平未有差科起。買花西舍喜成婚，持酒東鄰賀生子。誰言農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一雙素手無人識，空村相喚看纒絲。農家農家樂復樂，不比市朝爭奪惡。宦遊所得真幾何？我已三年廢東作。

太息宿青山鋪作

太息重太息，吾行無終極！冰霜迫殘歲，鳥獸號落日。秋砧滿孤村，枯葉擁破驛，白頭鄉萬里，墮此虎豹宅。道邊新食人，膏血染草棘，平生鐵石心，忘家誓報國。卽今冒九死，家國兩無益，中原久喪亂，志士淚橫臆，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前年膾鯨東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壯。去年射虎南山秋，夜歸急雪滿貂裘。今年摧頽最堪笑，華髮蒼顏羞自照。誰知得酒尙能狂，脫帽向人時大叫。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破驛夢回燈欲死，打窗風雨正三更。

聞虜亂有感

前年從軍南山南，夜出馳獵常半酣，玄熊蒼兕積如阜，赤手曳虎毛穆穆。有時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淚如雨。頭顱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思報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秋風撫劍淚沈瀾，雒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柏寒。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裝何由穿袴褶？羞爲老驥伏櫪悲，寧作枯魚過江泣。

胡無人

鬚如蝟毛磔，面如紫石稜。丈夫出門無萬里，風雲之會立可乘。追犇露宿青海月，奮城夜蹋黃河冰，鐵衣度磧雨颯颯，戰鼓上隴雷憑憑。三更窮虜送降款，天明積甲如丘陵。中華初識汗血馬，東夷再貢霜毛鷹。羣陰伏，太陽昇，胡無人，宋中興。丈夫報主有如此，笑人白首篷窗燈。

曉歎

一鴉飛鳴窗已白，推枕欲起先歎息。翠華東巡五十年，赤縣神州滿戎狄。主憂

臣辱古所云：世間有粟吾得食？少年論兵實狂妄，諫官劾奏常竄殛。不爲孤囚死嶺海，君恩如天豈終極？容身有祿愧滿顏，滅賊無期淚橫臆。未聞舍桃薦宗廟，至今銅駝沒荆棘。幽并從古多烈士，悒悒可令長失職！王師入秦駐一月，傳檄可定河南北。安得揚鞭出散關，下令一變旌旗色？

對酒歎

鏡雖明，不能使醜者妍；酒雖美，不能使悲者樂。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射四方，古人所懷何磊落？我欲北臨黃河觀禹功，犬羊腥羶塵漠漠。又欲南適蒼梧弔虞舜，九疑難尋眇聯絡。惟有一片心，可受生死托。千金輕擲重意氣，百舍孤征赴然諾。或攜短劍隱紅塵，亦入名山燒大藥。兒女何足顧？歲月不貸人！黑貂十年弊，白髮一朝新。半酣耿耿不自得，清嘯長歌裂金石。曲終四座慘悲風，人人掩淚無人色。

江上對酒作

把酒不能飲，苦淚滴酒觴。醉酒蜀江中，和淚下荆揚。樓櫓壓滙口，山川蟠武

昌。石頭與鐘阜，南望鬱蒼蒼。戈船破浪飛，鐵騎射日光。胡來卽送死，詎能犯金湯！沐浴我舊都。燕趙我舊疆。請書一尺檄，爲國平胡羌。

齊中夜坐有感

荒山爲城溪作濠，風鼓巨木聲翻濤。鳴梟乘屋彈不去，狐狸欺人怒豎毛。雨來紅鶴更可惡，爭巢一似孤兒號。城孤屋老草木茂，正坐人少此輩豪。急呼五百具畚鍤，欲掀窪穴窮腥臊，忽然語罷却自笑，殘年何至與汝麀？浣花江色綠如黛，春波艷艷浮輕舸。行當繫纜柳陰下，仰聽鸞語傾香膠。

松驥行

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櫪終自傷。松閱千年棄澗壑，不如殺身扶明堂。士生抱材願少試，誓取燕趙歸君王。閉門高臥身欲老，聞雞相蹴涕數行。正令啞嚶死牀簣。豈若橫身當戰場？半酣浩歌聲激烈，車輪百轉盤愁腸。

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

久坐意不懌，掩卷聊出遊。一節吾事足，安用車與騶？浮生了無根，兩踵蹋百州。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

西行亦足快，縱獵南山秋。騰身刺猛虎，至今血濺裘。命薄每自笑，校尉略已侯。短劍隱市塵，浩歌醉江樓。頗疑屠博中，可與共奇謀；丈夫等一死，滅賊報國讎。徙倚萬里橋，寒日墮前洲。

關山月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廐馬肥死弓斷絃。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于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出塞曲

佩刀一刺山爲開，壯士一呼城爲摧。三軍甲馬不知數，但見甲馬銀山來。長戈逐虎祁連北，馬前曳來血丹臆。却回射雁鴨綠江，箭飛雁起連雲黑。清泉茂草下程

時，野帳牛酒爭淋漓。不學京都貴公子，唾壺塵尾事兒嬉。

戰城南

王師出城南，塵頭暗城北。五軍戰馬如錯繡，出入變化不可測。逆胡欺天負中國，虎狼雖猛那勝德？馬前嗚咿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將軍駐坡擁黃旗，遣旗傳令勿自疑。詔書許汝以不死，股票何爲汗如洗？

登城

我登少城門，四顧天地接。大風正北起，號怒撼危堞。九衢百萬家，樓觀爭巖業。臥病氣壅塞，放目意頗愜。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上天祐仁聖。萬邦盡臣妾。橫流始靖康，趙魏血可蹀。小胡寧遠略？爲國恃剽劫。自量勢難久，外狼中已悞。籍民備勝廣，陸載畏荆聶。誰能提萬騎？大呼擁馬鬣。奇兵四面出，快若霜掃葉。植旗朝受降，馳驛夜奏捷。豺狼一朝空，狐兔何足獵？遺民世忠義，泣血受汗膏。繫箭射我詩，往檄五陵俠。

秋興

成都城中秋夜長，燈籠蠟紙明空堂。高梧月白繞飛鵲，衰草露濕啼寒螿。堂上書生讀書罷，欲眠未眠偏斷腸。起行百匝幾歎息，一夕綠髮成秋霜。中原日月用胡歷，幽州老曾着柘黃。滎河溫洛底處所，可使長作旃裘鄉？百金戰袍鵬鶻盤，三尺劍鋒霜雪寒。一朝出塞君試看，且發寶雞莫長安。

夜飲

引劍酣歌亦壯哉！要君共覆手中杯。秋鴻陣密橫江去，莫角聲酣戰雨來。莫恨皇天無老眼，請看白骨有青苔。中年倍覺流光速，行矣西郊又見梅。

晚登子城

江頭作雪雪未成，北風吹雲如有營。驅車出門何所詣？一放吾目登高城。城中繁雄十萬戶，朱門甲第何崢嶸！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國家自從失河朔，煙塵漠漠暗兩京。胡行如鬼南至海，寸地尺天皆苦兵。老吳將軍獨護蜀，坐使

井絡無攙槍。名都壯邑數千里，至今不聞戎馬聲。安危自古有倚伏，相持默默非敵情。棘門灞上勿兒戲，犬羊豈憚渝齊盟。

劍客行

世無知劍人，太阿混凡鐵。至寶棄沙泥，光景終不滅。一朝斬長鯨，海水赤三月。隱見天地間，變化豈易測？國家未滅胡，臣子同此責。浪迹潛山海，歲晚得劍客。酒酣脫匕首，白刃明霜雪。夜半報讎歸，斑斑腥帶血。細讎何足問？大恥同憤切。臣位雖卑賤，臣身可屠裂。誓當函胡首。再拜奏北闕。逃去變姓名，山中餐玉屑。

長歌行

人生宦遊亦不惡，無奈從來宦情薄。既不能短衣射虎任南山，又不能鬥鷄走馬宴平樂。惟有釣舡差易具，問君胡爲不歸去？片雲雨暗玉筍峯，斜日人爭石旗渡，渡頭酒壚堪醉眠，白酒醇醖鱸魚鮮。菰米如珠炊正熟，蓴羹似酪不論錢。翁唱菱歌

兒舞權，醉耳那知朝市鬧？城門幾度送迎官，睡擁亂簑呼未覺。

大將出師歌

將軍北伐辭前殿，恩詔催排苑中宴。紫陌驚塵中使來，青門立馬羣公餞。繡旗雜沓三十里，書鼓敲鏗五千面。行營暮宿咸陽原，滿朝太息傾都羨。天聲一震胡已亡，捷音弈弈如飛電。高秋不閉玉關城，中夜罷傳青海箭。可汗垂泣小王號，不敢跳犇那敢戰？山川圖籍上有司，張掖酒泉開郡縣。還朝策勛兼將相，詔假黃鉞調金鉉。丈夫未遇誰得知？昔日新豐笑貧賤。

婕妤好怨

妾昔初去家，鄰里持車箱，共祝善事主，門戶望寵光。一入未央宮，顧盼偶非常。穉齒不慮患，傾身保專房。燕婉承恩澤，但言日月長。豈知辭玉陛，翩若葉隕霜。永巷雖放棄，猶慮謗重傷。悔不侍宴時，一夕稱千觴。妾心剖如丹；妾骨朽亦香。後身作羽林，爲國死封疆。

鷺湖夜坐書懷

士生始墮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彼婦女，靦靦藏閨房。我行環萬里，險阻眞備嘗。昔者戍南鄭，秦山鬱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擁馬涉沮水，飛鷹上中梁。勦酒舉數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挂狐兔，燔灸百步香。拔劍切大肉，哆然如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涼。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哀涕滂。今年復詔下，鳴雁初南翔。俯仰未閱歲，上恩實非常。夜宿鷺湖寺，槁葉投客床。寒燈照不寐，撫枕慨以慷。李靖聞征遼，病體更激昂；裴度請討蔡，奏事猶衷創。我亦思報國，夢繞古戰場。

書悲

今日我復悲，堅臥脚踏壁。古來共一死，何至爾寂寂。秋風兩京道，上有胡馬跡。和戎壯士廢，憂國清淚滴。關河入指顧，忠義勇推激。常恐埋山邱，不得委餘

鏞。立功老無期，建議賤非職。賴有墨成池，淋漓豁胸臆。

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南鄭道中，既覺，恍然攬筆，作此詩時，且五鼓矣。

孤雲兩角不可行，望雲九井不可渡，蟠冢之山高插天，漢水滔滔日東去。高皇試劍不爲分，草沒苔封猶故處。將壇坡陀過千載，中野疑有神物護。我時在幕府，來往無晨暮。夜宿沔陽驛，朝飯長木鋪。雪中痛飲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兔。魍魎北山虎，食人不知數。孤兒寡婦讎不報，日落風生行旅懼。我聞投袂起，大呼聞百步。奮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蒼崖血如注。從騎三十皆秦人，面青氣奪空相顧。國家未發渡遼師，落魄人間傍行路。對花把酒學醞藉，空辱諸公誦詩句。卽今衰病臥在床，振臂猶思備征戍。南人孰謂不知兵，昔者亡秦楚三戶。

秋風曲

秋風吹雨鳴窗紙，壯士不眠推枕起。牀頭金盞酒尊空，攬馬相看淚如洗。鴻門霸上百萬師，安西北庭九千里。帳前畫角聲入雲，隴上鐵衣光照水，橫飛渡遼健如

鶻，談笑不勞投馬箠。堂堂羽檄從天下，夜半斫營屏可鄙。拾瑩讀書定何益，投筆取封當努力。百斤長刀兩石弓，飽將兩耳聽秋風。

秋雨歎

點點滴滴雨到明，悽悽惻惻夢不成。窗間殘燈暗欲滅，匣中孤劍鏗有聲。少年讀書忽頭白，一字不識空虛名！公車自薦心實恥，新豐獨飲人所驚。太行千仞插雲立，黃流萬里從天傾。遺民久憤汗衣襟，屏廢何足煩長纓？霜風初高鷹隼擊，天河下洗煙塵清。投筆急裝須快士，令人絕憶獨孤生。

長安道

千夫登登供版築，萬手丁丁供斲木。歌樓舞榭高入雲，複幕重簾晝燒燭。中使傳宣騎飛鞚，達官候見車擊轂。豈惟炎熱可炙手？五月瞿唐誰敢觸？人生易盡朝露晞，世事無常壞陂復。士師分鹿真是夢，塞翁失馬猶爲福。君不見野老八十無完衣，歲晚北風吹破屋。

狂歌

少年雖狂猶有限，遇酒時能傲憂患。卽今狂處不待酒，混混長歌老巖間。拂衣卽與世俗辭，掉頭不受朋友諫。挂帆直欲截烟海，策馬猶堪度雲棧。枵然癡腹肯貯愁，天遣作盡盛藜覓。髮垂不櫛性所使，衣垢忘濯心已慣。眼前故人死欲無！此生行矣風雨散，羞爲塵土伏轅駒，寧作江湖斷行雁。

書生歎

君不見城中小兒計不疎，賣漿賣餅活有餘；夜歸無事喚儔侶，醉倒往往眠街衢。又不見墘頭男子手把鋤，丁字不識稱農夫。筋力雖勞憂患少，春秋社飲常歡娛。可憐秀才最誤計，一生衣食囊中書。聲名纔出衆毀集，中道不復能他圖。抱書餓死在空谷，人雖可罪汝亦愚。嗚呼人雖可罪世亦愚，曼倩豈卽賢侏儒？

豐年行

秋風蕭蕭秋日薄，築塲穫稻方竭作。志士雖懷晚歲悲，農家自足豐年樂。撥醅

白酒喚隣曲，啄黍黃鷄初束縛。長魚出網健欲飛，新兔臥盤肥可臠。躬耕辛苦四十年，一飽豈非天所醉？書生識字亦聊爾，莫作揚雄老投閣。

長門怨

未央宮中花月夕，歌舞稱觴天咫尺。從來所恃獨君王，一日讒興誰爲直？咫尺之天今萬里，空在長安一城裏。青風時送簫韶聲，獨掩羅巾淚如洗。淚如洗兮天不知，此生再見應無期！不如南粵匈奴使，航海梯山有到時。

妾命薄太白作此篇言長門宮事予反之

妾命薄，早入天家侍帷幄。君王勤儉省宴游，寶柱朱絃塵漠漠。日長別殿承恩稀，肝旻猶聞親萬機。宮中雖無珠玉賜，塞上不見烟塵飛。不須悲傷妾命薄，命薄却令天下樂。

燕堂獨坐意象殊憤憤起登子城作此詩

睡魔困衰翁，白目坐兀兀。忽然振衣起，目瞭尙如鶻。憑高望中原，佳氣未消

歎。逆賊稽大刑，痛憤深至骨。新霜下昌陵，草有胡馬齧。羽林百萬士，何日聞北伐？賤臣官有守，不敢叫行闕。夢中涉黃河，太行高硨磲。天河未洗兵，封豕食上國。坐令河洛間，百羣晦荆棘。夷吾非王佐，尙足救左袵。中原消息斷，吾輩何安寢？世俗苦齷齪，誰與共此功？安知無奇士，悲歌燕市中。

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

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疋，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艷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翦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

參考六蘇陸

顧實

蘇東坡者，古今東西所稀見之大才子，此殆莫有持異論者。名軾，字子瞻，曰

東坡者，中年以後，居黃州時，所定之別號也，彼之文才，出自遺傳，然因自修而得者亦不少。……顧其爲人，有節概，強毅不屈，數遭貶謫之苦，而終如百鍊之鋼，無稍挫折。然一片至情，常滿其間，藹然可親。有使人難忘者。以其對弟轍觀之，則見友悌之情誼，以對於愛妾朝雲觀之，則見其閨中之恩愛。且尤篤於交遊之道，六君子之徒，皆從之遊，各傳詞名於後世。其他在官而景慕之餘，同行止出處者，無慮數十人，至林下交遊頗多，中且有從患苦，至死不悔者。抑不但當代慕之如此，至於銘葉惜笠之瑣事，百世後猶艷稱之，無非起因於其人格之高尙故也。

東坡學問極該博，儒釋道之書，靡不涉獵通曉，且承家學之餘風，夾有幾分鬼谷子之術數。故其胸中深自徹悟，綽有餘裕，處荆天棘地，任何患難，亦談笑而出之，泰然自若也。是以毫無恐懼，其炬眼洞察當時政界之事情，不憚對之公言其大經綸也。要之，彼自身之本領，在爲整實熱誠之政治家，亦未可知，顧其重於百代者，乃在爲飄逸灑落之文士詩人也。是以彼有全異之二方面並存，而不因以發生矛盾。

盾，能自巧於統治。惟其識力高古，熟於古今事，故所發言，不但一一奇拔，且根柢極牢固也。東坡詩文，一篇中，必有特異之警策處者，主起因於此也。

東坡於文既秀，同時於詩亦爲特勝。蓋中國文士必兼染指詩文兩道，然熊魚欲得兼，而文人之詩，詩人之文。殆非合格。柳柳州歐陽公固已，韓文公亦以其詩比文，大見拙劣。然惟東坡別論，兩者殆占同等之地步，其才之大，愈益顯矣，此於其父及弟，亦所不可見也。沈德潛曰；「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躡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趙翼曰：「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哀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其詩之特色，嬉笑怒罵，自然成韻，境地高廣，兼之長於譬喻而恣諧諷也。然有幾分散文化之傾向者，時勢之影響，而無可奈何者歟，攻擊東坡之詩者，大抵注目此處也。」

陸放翁者，與唐之李杜韓白，宋之東坡並稱，確爲一大詩豪，才氣超然。加之遭時勢之逼迫，往往志存戎軒，大有橫槊躍馬，願效驅馳之概。故慷慨悲憤，一片忠厚之氣，常盈於其間。然後以年漸老，轉爲恬淡之人，而詩境又變。要之，觀放翁似杜甫而小變之，加以俊秀之趣，則無大差矣。其古體，趙甌北評曰：「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然無作北征赴奉先大篇之思力，且不免幾分粗氣也。其最得意者，近體中之律，甌北曰：「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然此亦求如杜之沈雄騰踔而不可得，終在兒孫之列也。大概評之，則其詩清新刻露，洗鍊之餘，圓潤整然，加之，才情豐富，世以與東坡並稱曰蘇陸，謂足盡宋之詩者，決非溢美之言。

吳梅村詩十二首

臨江參軍

臨江額參軍，負性何貞烈！上書請賜對，高語爭得失。左右爲流汗，天子知質直。公卿有闕遺，廣坐憂指摘。鷹隼伏指爪，其氣常突兀。同舍展歡譔，失語輒面斥。萬仞削蒼崖，飛鳥不得立。予與交十年，弱節資扶植。忠孝同平生，吾徒在真實。去年羽書來，中樞失籌策。桓桓尙書公，提兵戰疾力。將相有繼介，中外爲危慄。君拜極言疏，夜半片紙出。贊畫樞曹郎，遷官得左秩。天子欲用人，何必歷顯職？所恨持祿流，垂頭氣默塞。主上憂山東，無能恃緩急。投身感至性，不敢量臣力。受辭長安門，走馬桑乾側。但見塵滅沒，不知風慘慄。四野多悲笳，十日無消息。蒼頭草中來，整暇見紙墨。唯說尙書賢，與語才挺特。次見諸大帥，驕懦固無匹。逗撓失事機，倏忽不相及。變計趣之去，直云戰不得。成敗不可知，死生予所執。予時讀其書，對案不能食。一朝敗問至，南望爲於邑。忽得別地書，慰藉告親識，云與副都護，會師有日月。顧恨不同死，痛憤填胸臆。先是在軍中，我師已孔亟。剽略斬亂兵，掩面對之泣。我法爲三軍，汝實飢寒極。諸營勢潰亡，羣公意敦

逼，公獨顧而笑，我死則塞責。老母隔山川，無繇寄悽惻。作書與兒子，勿復收吾骨。得歸或相見，且復慰家室。別我願無言，但云到順德。犄角竟無人，親軍惟數百。是夜所乘馬，嘶鳴氣蕭瑟。椎鼓鼓聲哀，拔刀刀芒澀。公知爲我故，誓歌壯心盜。當爲諸將帥，揮戈誓深入。日莫箭鏃盡，左右刀鋌集。帳下勸之走，叱謂吾死國。官能制萬里，年不及四十。詔下詰死狀，疏成紙爲濕。引義太激昂，見者憂讒疾。公旣先我亡，投迹復奚恤？大節苟弗明，後世謂吾筆。此意通鬼神，至尊從薄譎。生還就耕釣，志願自此畢。匡廬何巖業，大江流不測。君看磊落士，艱難到蓬華。猶見參軍船，再訪征東宅。風雨懷友生，江山爲社稷。生死無媿辭，大義炤顏色。

圓圓曲

鼎胡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動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讎。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寶

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空侯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度？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紛絮看。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技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皇。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鈔怨狂風颭落

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涇塵生鳥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畫蘭曲

畫蘭女子年十五，生小琵琶怨春雨。記得妝成一見時，手撥簾帷便爾汝。蜀紙當窗寫腕蘭，口脂香動入毫端。腕輕染黛添芽易，釧重舒衫放葉難。似能不能得意，花亦如人吐猶未。珍惜沈吟取格時，看人只道儂家媚。橫披側出影重重，取次腰支向背同。昨日一枝芳砌上，折來雙鬢鏡臺中。玉指纔停弄絃索，漫攏輕調似花弱。殷勤彈到別離聲。雨雨風風聽花落。花落亭皋白露溥，舊根易土護新寒。可憐明月河邊種，移入東風碧玉闌。聞道羅幃怨離索，麝煤鴛絹閒常作。人云顛顛非昔時，筆牀翡翠多零落。今年挂幟洞庭舟，柳暗花濃罨綺樓。度曲佳人遮鈿扇，知書

侍女下瓊鉤。主人邀我圖山色，宣索傳來畫蘭筆。輕衫牙尺見勻牋，側偃銀毫憐吮墨。席上回眸惜雁筭，醉中適口認魚羹。茶香黯淡知吾性，車馬雍容是故情。常時對面憂吾瘦，淺立斜窺訝依舊。好將獨語過黃昏，誰堪幽夢牽羅襖？歸來開篋簡啼痕，腸斷生綃點染真。何似杜陵春禊飲，樂遊原上采蘭人。

松山哀

拔劍倚柱悲無端，爲君慷慨歌松山！盧龍蜿蜒東走欲入海，屹然撐拄當雄關。連城列障去不息，茲山突兀烟峯攢。中有壘石之軍盤，白骨撐拒凌巘岼。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增奔湍。豈無遭際異？變化須臾間。出身憂勞致將相，征蠻建節重登壇。還憶往時舊部曲。喟然歎息摧心肝。嗚呼！元菟城頭夜吹角，殺氣軍聲振寥廓。一旦功成盡入關，錦裘跨馬征夫樂。天山回首長蓬蒿，烟火蕭條少耕作。廢壘斜陽不見人，獨留萬鬼填寂寞。若使山川如此閒，不知何事爭強弱？聞道朝廷念舊京，詔書招募起春耕。兩河少壯丁男盡，三輔流移故土輕。牛背農夫分部送，鷄

鳴關吏點行頻。早知今日勞生聚，可惜中原耕戰人。

後東臯草堂歌

君家東臯枕山麓，百頃流泉浸花竹。石田書畫數百卷，酷嗜平生手藏錄。隱囊
麈尾寄蕭齋，鴻鵠高飛鷹隼猜。白社青山舊居在，黃門北寺捕車來。有詔憐君放君
去，重到故鄉棲隱處。短策仍看屋後山，扁舟卻繫門前樹。此時黨鉤雖縱橫，終是
君王折檻臣。放逐縱緣當事意，江湖還賴主人恩。一朝龍去辭鄉國，萬里烽烟歸未
得。可憐雙戟中丞家。門帖淒涼題賣宅。有子單居持戶難，呼門吏怒索家錢。窮搜
廢篋應無計，棄擲城南尺五山。任攜花藥鄰家值，未翦松杉僧舍得。漁舟網集習家
池，官道人牽到公石。石礎雖留不記亭，槿籬還在半無門。欹橋已斷眠僵柳，醉壁
誰扶倚瘦籐。尚有荒祠叢廢棘，豐碑草沒猶堪識。階前田父早歌呼，陌上行人增歎
息。我初扶杖過君家，開尊九月逢黃花。秋日溪山好畫圖，石田真蹟深咨嗟。傳聞
此圖再易主，同時賓客知存幾。又見溪山改舊觀，雕闌碧檻今已矣。搖落深知宋玉

愁，衡陽雁斷楚天秋。斜暉有恨家何在？極浦無言水自流！我來草堂何處宿？挑燈夜把長歌續。十年舊事總成悲，再賦閒愁不堪讀。魏寢梁園事已空，杜鵑寂寞怨東風。平泉獨樂荒榛裏。寒雨孤村聽瞑鐘。

臨淮老妓行

臨淮將軍擅開府，不鬪身強鬪歌舞。白骨何如棄戰場！青娥已成灰土！老大猶存一技師，柘枝記得開元譜。纔轉輕喉便淚流，尊前訴出飄零苦。妾是劉家舊主謳，冬兒小字唱梁州。翻新水調教桃葉，撥定鶻絃授莫愁，武安當日誇聲伎，秋娘絕藝矜時世。咸里迎歸金犢車，後來轉入臨淮第。臨淮遊俠起山東，帳下銀箏小隊紅。巧笑射棚分畫的，濃粧毯仗簇花叢。縱爲房老腰支在，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解彎弓。錦帶輕衫嬌結束，城南挾彈貪馳逐。忽聞京闕起黃塵，殺氣奔騰滿川陸。探騎誰能到薊門？空閒千里追風足。消息無憑訪兩官，兒家出入金張屋。請爲將軍走故都，一鞭夜渡黃河宿。暗穿敵壘過侯家，妓堂仍訝調絲

竹。祿山禪將帶弓刀，醉擁如花念奴曲。倉卒逢人問二王，武安妻子相持哭。熏天貴勢倚椒房，不爲君王收骨肉。翻身歸去遇南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寶劍幾曾求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酣杯酒，女子無愁發曼聲。可憐西風怒，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戍。不惜黃金購海師，西施一舸東南避。鬱洲崩浪大于山，張帆捩柁無窮處。重來海口豎降旛，全家北過長淮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誤作王侯邸第看。收者到門停奏伎，蕭條西市歎南冠。老婦今年頭總白，淒涼閱盡興亡迹。已見秋槐隕故宮，又看春草生南陌。依然絲管對東風，坐中尙識當時客。金谷田園化作塵，綠珠子弟更無人。楚州月落清江冷，長笛聲聲欲斷魂。

鴛湖曲

鴛鴦湖畔草黏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葉亂飄千尺雨，桃花斜帶一溪煙。烟雨迷離不知處，舊隄卻認門前樹。樹上流鶯三兩聲，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愛客錦筵開，水閣風吹笑語來。畫鼓隊催桃葉伎，玉簫聲出柘枝臺。輕鞞窄袖嬌妝束，脆管

繁絃競追逐。雲鬢子弟按霓裳，雪面參軍舞鸚鵡。酒盡移船曲榭西，滿湖燈火醉人歸。朝來別奏新翻曲，更出紅妝向柳隄。歡樂朝朝兼暮暮，七貴三公河足數！十幅蒲帆幾尺風，吹君直上長安路。長安富貴玉驄驕，侍女熏香護早朝。分付南湖舊花柳，好留烟月伴歸橈。那知轉眼浮生夢。蕭蕭日影悲風動。中散彈琴竟未終，山公啓事成何用？東市朝衣一旦休，北邙坏土亦難留。白楊尙作他人樹，紅粉知非舊日樓。烽火名園竄狐兔。畫閣偷窺老兵怒。甯使當時沒縣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來倚棹向湖邊，烟雨臺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綠，落英錯認舞衣鮮。人生苦樂皆陳迹，年去年來堪痛惜。聞笛休嗟石季倫。銜杯且效陶彭澤。君不見白浪掀天一葉危，收竿還怕轉船遲。世人無限風波苦，輸與江湖釣叟知。

琵琶行

琵琶急響多秦聲，對山慷慨稱入神。同時漢陂亦第一，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王康並盛名，崑崙摩詰無顏色。百餘年來操南風，竹枝水調謳吳儂。里人度曲魏良

輔，高士填詞梁伯龍。北調猶存止絃索，朔管胡琴相間作。盡失傳頭誤後生，誰知
卻唱江南樂。今冬偶步城南斜，王家池館彈琵琶。悄聽失聲叫奇絕，主人招客同看
花。爲問按歌人姓白，家住通州好尋覓。袴褶新更回鶻裝，虬鬚錯認龜茲客，偶因
同坐話先皇，手把檀槽淚數行。抱向人前訴遺事，其時月黑花茫茫。初撥鷓絃秋雨
滴，刀劍相摩轂相擊。驚沙拂面鼓沈沈，嗚然一聲飛霹靂。南山石裂黃河傾，馬蹄
迸散車徒行。鈇鳳銅盤柱摧塌。四條絃上煙塵生。忽焉摧藏若枯木，寂寞空城烏啄
肉，轆轤夜半轉啞啞，嗚咽無聲貴人哭。碎珮叢鈴斷續風，冰泉凍壑瀉淙淙。明珠
瑟瑟拋殘盡，卻在輕籠慢撚中。斜抹輕挑中一摘，溲溲颼颼憊肌骨。銜枚鉄騎飲桑
乾，白草黃沙夜吹笛。可憐風雪滿關山，烏鵲南飛行路難。損嘯颼啼山鬼語。瞿塘
千尺響鳴灘。坐中有客淚如霰，先朝舊直乾清殿。穿宮近侍拜長秋。咬春燕九陪游
燕。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
中原盛豺虎。暖閣才人撤歌舞。插柳停搗素手箏。燒燈罷擊花奴鼓。我亦承明侍至

尊，止聞鼓樂奏雲門。段師淪落延年死，不見君王賜子恩。一人勞悴深宮裏，賊騎西來趨易水。萬歲山前鼙鼓鳴，九龍池畔悲笳起。換羽移宮總斷腸，江村花落聽霓裳。龜年哽咽歌長恨，力士淒涼說上皇。前輩風流最堪羨，明時遷客猶嗟怨。卽今相對苦南冠，昇平樂事難重見。白生爾盡一杯酒，繇來此伎推能手。岐王席散杜陵窮，五侯賓客君知否？獨有風塵潦倒人，偶逢絲竹便沾巾。江湖滿地南鄉子，鉄笛哀歌何處尋。

吾谷行

吾谷千章萬章木，插石緣溪覆林麓。中有雙株向背生，並幹交柯互蟠曲。一株天矯面東風，上拂青雲宿黃鵠。黃鵠引吭鳴一聲，響入搖花飛簌簌。一株偃蹇踞陰崖，半死半生遭屈辱。雷劈燒痕翠鬢焦，雨垂漏滴蒼皮縮。泥崩石斷迸槎根，鼠竄蟲穿隱空腹。行人過此盡彷徨，日暮驅車不能速。前山路轉相公墳木宰。參差亂入雲。枝上子規啼碧血，道旁少婦泣羅裙。羅裙碧血招魂哭。寡鵠羈雌不忍聞。同伴

幾家逢下淚，羨他夫婿尚從軍。可憐吾谷天邊樹，猶有相逢斷腸處。得免倉黃翦伐愁，敢辭漂泊風霜懼。木葉山頭雪正飛，行人十月遼陽戍。兄在長安弟玉關，摘葉攀條不能去。昨宵有客大都來。傳到君王幸漸臺。便殿含毫題詔溼，閣門走馬報花開。宮槐聽取從官詠，御柳催成應制才。定有春風到吾谷，故園不用憂樵牧。雖遇凋枯墮葉黃，恰逢滋茂攢條綠。由來榮落總何常，莫向千門羨棟梁。君不見庾信傷心枯樹賦，總吟風月是他鄉。

聽女道士卜玉京彈琴歌

鴛鴦逢天風，北向驚飛鳴。飛鳴入夜急，側聽彈琴聲。借問彈者誰，云是當年卜玉京。玉京與我南中遇，家住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却是中山住。中山有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內宴直歌舞，坐中瞥見塗鴉黃。問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識曲彈清商。歸來女伴洗紅粧。枉將絕伎矜平康。如此纔足當侯王。萬事倉皇有南渡，大家幾日能枝梧。詔書忽下選蛾眉，細馬輕車不知數。中山好女

先徘徊，一時粉黛無人顧。艷色知爲天下傳，高門愁被旁人妒。盡道當前黃屋尊，誰知轉盼紅顏誤？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報臨瓜步。聞道君王走玉驄，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却早名填代籍中。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未識君王。軍府抄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顏零落委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日見天子。玉兒甘爲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冢淒涼竟如此！我向花間拂素琴，一彈三歎爲傷心。暗將別鵲離鸞引，寫入悲風怨雨吟。昨夜城頭吹筆籟，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緇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此地繇來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月明絃索冷無聲，山塘寂寞遭兵苦。十年同伴兩三人，沙董朱顏盡黃土。貴戚深閨陌上塵，我輩漂零何足數！坐客聞言起歎嗟，江山蕭瑟隱悲笳。莫將蔡女邊頭曲。落盡吳王苑裏花。

田家鐵獅歌

田家鐵獅屹相向，甜談踴夷信殊狀。良工朱火初寫成，四顧咨嗟覺神王。先朝異物徠西極，上林金鑱攀楹出。玉關罷獻獸圈空，刻畫丹青似爭力。武安戚里起高門，欲表君恩示子孫。鑄就銘詞鑄日月，天貽神獸守重關。第令監奴睛閃爍，老熊常路將人攪。不堪此子更當關，鈎爪張眸吐銀鬣。七寶香猊玉辟邪，嬉遊牽伴入侯家。圍人新進天閑馬，御賜仍名師子花。假面羌胡裝雜伎，狡猊突出拳毛異。跳躑聲聲畫鼓催，條支海上何繇致？異材逸獸信超羣，其氣毋乃如將軍；將軍豈是批熊手？瞋目哮呼天下聞。省中忽唱田蚡死，青犢明年食龍子。蝦蟇血灑上陽門，三十六宮土花紫。此時鐵獅絕可憐，兒童牽挽誰能前。囊駝摩肩牛礪角，霜摧雨蝕枯籐纏。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塵沙經幾載。鎖鑰無能護北門，畫圖何處歸西海；吾聞滄州鐵獅高數丈，千年猛氣難凋喪。風雷夜半戲人間，柴皇戰伐英靈壯。盧溝城雉對西山，橋上征人竟不還。枉刻蹲獅七十二，桑乾流水自潺潺。秋風吹盡連雲宅。鐵鳳銅鳥飛不得。却羨如來有化城，香林獅象空王力。扶雀犂牛見太平，月支使者

貢西京。并州精鐵終南冶，好鑄江山莫鑄兵。

楚兩生歌

黃鶴磯頭楚兩生，征南上客擅縱橫。將軍已沒時世換，絕調空隨流水聲。一生
拄頰高談妙，君卿唇舌淳于笑。痛哭常因感舊恩，談嘲尙足陪年少。塗窮重走伏波
軍，短衣縛袴非吾好。抵掌聊分幕府金，囊裳自把江村釣。一生嚼徵與含商，笑殺
江南古調亡。洗出元音傾老輩，疊成妍唱待君王。一絲縈曳珠盤轉，半黍分明玉尺
量。最是大隄西去曲，累人腸斷杜當陽。憶昔將軍正全盛，江樓高會誇名勝。生來
索酒便長歌，中天明月軍聲靜。將軍聽罷據胡牀，撫髀百戰今衰病。一朝身死豎降
旛，貔貅散盡無橫陣。祁連高冢泣西風，射堂賓客嗟蓬鬢。羈棲孤館伴斜曛，野哭
天邊幾處聞？草滿獨尋江令宅，花開閒弔杜秋墳。鶻弦屢換尊前舞，鼙鼓誰開江上
軍？楚客祇憐歸未得，吳兒肯道不如君。我念邗江頭白叟，滑稽幸免君知否？失路
徒貽妻子憂，脫身莫落諸侯手。坎壈繇來爲盛名，見君寥落思君友。老去年來消息

稀，寄爾新詩同一首。隱語藏名代客嘲。姑蘇臺畔東風柳。

參考七

吳梅村傳略

顧實

吳偉業字駿公，梅村其號也，太倉人，國亡後，退處林下。時侯朝宗與之書，論出處，言決不仕新朝；然逼迫之餘，不得已，違心出仕，任祕書院侍講，遷國子祭酒。後家居力學。康熙十年，六十三歲死。其至於不得已而枉節義之事實真相，本傳有詳記云：『世祖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迫，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途，以難傷老人之意，乃扶病入都。始授祕書監侍講，尋轉國子祭酒。凡一歲，丁嗣母之喪，南還。帝親賜丸藥，撫慰甚至。梅村乃勇退而堅臥，謂人曰：「我得見老親，死無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哀毀骨立，尋祖又逝世。梅村年已四十有五，時以無意，蟄居不出，著述以消日。』彼非不知恥者，運之所迫，無可奈何。踟天踏地，終身不忘。後過夷門，弔侯朝宗，歎負其夙諾，有詩云：

「河洛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生諾。欲滴椒漿淚滿樽。」過淮陰賦詩云：「登高悵望八公山，琪樹丹崖未可攀。莫想陰符遇黃石，好將鴻寶駐朱顏。浮生所欠只一死，塵世無由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及病篤時，自敘事略，遺言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其境遇誠可憫，其苦衷亦至可察也。故均是貳臣傳中人物，比於錢牧齋，大爲可恕，其書未焚，故後世亦與以相應之推崇也。

梅村純然詩人，其文全不足觀。趙甌北嘗論其所長曰：「雖當時名位聲望，稍次於錢；然今日平心而論，梅村詩有不可及者二：一則神韻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後腔調，而指事類情，又宛轉如意，非如學唐之徒襲其貌也。一則庀材多用正史，不取

小說家故實。而選聲揀色，又華豔動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蓋其生平於宋以後詩，本未寓目，全濡染於唐人，而已之才情書卷，又自能瀾翻不窮。故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爲近代中之大家。若論其氣稍衰颯，不如青邱之健舉，語多疵類，不如青邱之清雋，而感愴時事，俯仰身世，纏綿悽惋，情餘於文，則較青邱，覺意味深厚也。」括言之，則梅村才學原本優長，而巧於學唐，不愧爲青邱後之一人，然青邱若不早死，亦正足成一家之特色也。

梅村之詩最可稱者，關係時事之古詩也。彼身自閱興亡，感慨不絕於胸中，賦咏之以寫胸臆，然有所忌諱，故命題時不顯言，常撮數字以標之。今舉其例：如臨江參軍之爲楊廷麟參盧象昇軍事也。永和宮詞之爲田貴妃薨逝也。維陽行之爲福王被難也。後東臬草堂歌之爲瞿式耜也。鴛湖曲之爲吳昌時也。葺城行之爲提督馬逢知也。簫史青門曲之爲寧德公主也。田家鐵獅歌之爲國戚田宏遇也。松山哀之爲洪承疇也。殿上引之爲黃道周也。臨淮老妓行之爲劉澤清故妓冬兒也。拙政園山茶及

贈遼左故人之爲陳之遴也，畫蘭曲之爲卞玉京妹卞敏也。銀泉山之爲明神宗朝鄭貴妃也。吾谷行之爲孫陽戍遼左也。短歌行之爲王子彥也。圓圓曲之爲吳三桂愛姬陳圓圓也。凡此等事，實皆有歷史上之關係，固易傳者。梅村一眼覷定，遂不辭以全力，結撰長篇大作，詩人之慧眼最可稱者也。然以上述之理由，鮮直叙之者，一以諷諭爲主，故叙事精密巧緻之技工，不過隨處散見，而專一從事者，無幾也。若略備體裁，舉最可觀者，則永和宮詞臨江參軍圓圓曲是已。

此等古詩，梅村尤所特長者，轉韻之工也。關捩一轉，別有往復迴環之妙，摹寫生動，幾於眉飛色舞，筆情深至，俯仰增姿趣，遂不陷於平板澀滯也，其意匠運旋之工既如此，更加以蟬聯之句法而行之，其神韻悉本唐人，指事類情，無不如意，而其入手處，本在香奩一體，故一涉兒女閨房之事，則千嬌百媚，妖豔動人矣。但所惜者，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珠光既足，劍氣尙乏。然天下事無完全者，以此實彼，不其酷歟？至於絕律，甚多佳作，無非流暢艷美也。

黃景仁詩二首

短歌別華峯

前年送我吳陵道，三山潮落吳楓老。今年送我黃山遊，春江花月征人愁。啼鶻聲聲喚春去，離心催掛天邊樹。垂楊密密拂行裝，芳草萋萋礙行路。嗟予作客無已時，波聲拍枕長相思。雞鳴喔喔風雨晦，此恨別君君自知。

春城

春城久陰雨，欣見白日輪。照我歎羈寂，更照東西鄰。東家娶新婦，開筵羅衆賓。烹燻香徹舍，喧笑夜達晨。西家屋頽破，中有新死人。牀頭老嫗哭，哭子聲酸辛。共此日光裏，哀樂胡不均？無情感過客，側耳繼嘅呻。觸權歎無憚，聞戚幸有身。

俄傾衆虛集，首念倚閭親。有子常若無，不得相對貧。孤燈耿白髮，茹苦何能伸！亦有蓬頭妻，抱病臥積薪。自爲我家婦，甌釜常生塵。門戶持女手，何以能支

振？一身尙乞食，所遇猶邇邇。言念忽及此，滂沱涕盈巾。若語東西家，哀樂稍可均。

更欲起相告，事運多相因。啼笑互乘伏，迎送如輪巡。所見盡逆旅，何者堪爲真？

鄭板橋詩二首

孤兒行

孤兒躑躅行，低頭屏息，不敢揚聲。阿叔坐堂上；叔母臉厲秋鐸鐸！

阿叔不念兒；叔母不念嫂。不記嫂嫂病危篤，枕上叩頭，『孤兒幼小』。立喚孤兒跪，床前拜倒，拭淚，『諾諾，孤兒是保』？

嬌兒坐堂上；孤兒坐堂下。嬌兒食梁肉；孤兒兢兢捧盤盂，恐傾跌，受笞罵；朝出汲水，暮莖駕養馬莖。芻傷指，血流瀉瀉；孤兒不敢言痛。阿叔不顧視；但嘗：『死去兄嫂，生此無能者』。

嬌兒著紫裘；孤兒着破衣。嬌兒騎馬出，孤兒倚門扉；舉頭望之，掩淚來歸。晝食廚下，夜臥薪草房。豪奴麗僕，食餘棄骨；孤兒拾齧，並遺膾羹湯。食罷濯盤浴釜；諸奴樹下臥涼。

老僕不分，涕泣罵諸奴，「骨輕肉重，乃敢凌幼主！高賤軀！」阿叔阿姆聞知，閉房悄坐，氣不得蘇，終然不念榮榮孤。

老僕攜紙錢，出哭孤兒父母。頭觸墳樹，淚滴墳土。當初一塊肉，羅綺包裹，今日受煎苦。墳樹蕭蕭，夕陽黃瘦，西風夜雨。

姑惡

古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可謂忠厚之至，得三百篇遺意矣。然而爲姑者，豈有懊悔哉？因復作一篇，極形其狀，以爲激勸焉。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舅姑。未知忼儷情，以哥呼阿夫。兩小各羞態，欲言尤囁

嚅。

翁令處閨閣，織作新流蘇。姑令雜作苦，持刀入中廚。切肉不成塊，礮塊登盤簞。作羹不成味，酸辣無別殊。折薪織手破，執熟十指枯。翁曰『是幼小，教導當徐徐』。姑曰『幼不教，長大誰管拘？恃其桀傲性，將欺頹老軀！恃其驕縱資，吾兒將伏蒲』！

今日肆詈罵，明日鞭撻俱。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吞聲向暗壁，啾唧微歎吁。姑云『是詛咒』，執杖持刀鋸。『汝肉尚可切，頗肥未爲癯；汝頭尙有髮，殤盡爲秋壺。與汝不同生，汝活吾命殂』！鳩盤老形貌，努目真凶屠。阿夫略顧視，便噴羞恥無；阿翁略勸慰，使噴昏老奴；鄰舍略探問，便噴何與渠。

嗟嗟貧家女，何不投江湖？江湖飽魚鼈，免受此毒荼。嗟哉天聽卑，豈不聞怨呼？人間爲小婦，沉痛結冤誣。飽食償一刀，願作牛羊豬。

豈無父母來？洗淚飾歡娛。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劬。疤痕掩破襟，禿髮云病疏。一言及姑惡，生命無須臾！

黃遵憲詩九首

雜感

少小誦詩書，開卷動齟齬。古文與今言，曠若設疆圉。竟如置重譯，象胥通蠻語。父師遞流傳，慣習忘其故。我生于載後，語音雜僇楚。今日六經在，筆削出鄒魯。欲讀古人書，須識古語古。唐宋諸大儒，紛紛作箋注。每將後人心，探索到三五。性天古所無，器物目未睹。妄言足欺人，數典既忘祖。燕相說郢書，越人戴章甫。多歧道益亡，舉燭乃筆誤。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圓。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卽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熱香烟。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

斑。

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衆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憐古文人，日夕雕肝腎。儷語配華葉，單詞畫蚯蚓。古近辨詩體，長短成曲引。泊乎制義興，卷軸車運軫。常恐後人體，變態猶未盡。吁嗟東京後，世茶文益振。文勝失則弱，體竭勢已窘。後有王者興，張網羅賢俊。決不以文章，此語吾敢信。但念廢棄後，巧拙同泯泯。欲求覆醬瓿，已難拾灰燼。我今展卷吟，徒使後人哂。

周公作禮樂，謂矯世弊害；秦皇焚詩書，乃使民鬻贖；宋祖設書館，以禮羅措大。吁嗟制藝興，今亦五百載。世儒習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鉛，虛榮逐冠蓋。勞勞數行中，鼎鼎百年內。束髮受書始，卽已縛紐械。英雄盡入彀，帝王心始快。豈知流寇亂，翻出擾鋤輩！誦經賊不避，清談兵旣潰。儒生用口擊，國勢幾中殆。從古禍患來，每在思慮外。三代學校亡，空使人才壞。

謂開明經科，所得學究耳！謂開制策科，亦祇策士氣！謂開詞賦科，浮華益無

恥！持較今世文，未易遽軒輊。隋唐制科後，變法屢興廢。同以文章名，均之等廢契。譬如探籌策，亦可得茂異。狗曲出何經？驢券書博士。所用非所習，祇以叢罵詈？亦有高材生，各自矜爪鬣。祖漢誇攷據，媚宋爭義理。彼此互是非，是非均一鄙。茫茫宇宙間，萬事等兒戲。作詩一長吟，聊用自娛喜。

拜會祖母李太夫人墓

鬱鬱山上松，呀呀林中鳥；松有蔭孫枝，鳥非反哺雛。我生墮地時，太婆七十五。明年阿弟生，弟兄日爭乳，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親手裁綾羅，爲兒製衣裳；糖霜和麵雪，爲兒作餵餵；髮亂爲梳頭；腳膩爲煖湯。東市買脂粉，醜面日生香；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璫；紅裙絳羅襦，事事女兒妝。牙牙初學語，教誦月光光。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畏怯，戒師莫嚴莊。將出牽衣送，未歸倚閭望。問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

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渠父；因裙便惜帶，將縑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顧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相貌，艷艷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曠行破車。上樹不停脚，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噴血噴滿壁，盤礴畫龍蛇』。兄妹呢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增我耳，『勸婆要加餐』。金盤膾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劍兒大父旁，一語三摩準：『此兒生屬猴，聰明較猴多。雞雞比老雞，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兒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着宮袍，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簫，豬雞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誥。子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大父回顧兒，『此言兒熟記』。一年記一年，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那知太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記一二：太婆每出入，籠束拄一

杖；後來杖挂壁，時見垂帷帳；夜夜攜兒眠，呼娘搔背蚌；展轉千搥腰，殷殷春雷響。佛前燈尚明，窗隙見月上，大父褰簾來，歡笑時鼓掌；瑣屑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太婆悄不膺，便知婆欲睡；戶樞徐徐關，移踵車輪曳。明朝阿娘來，奉匱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羹娘進匕。大父出迎醫，覩縷講脈理；咀嚼分嘗藥，斟酌共量水。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幾年舉場忙，幾年絕域使，忽忽三十年，光陰迅彈指！今年來拜墓，兒旣鬚滿嘴。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頗聰強，容顏類如舊。週山看松柏，不要攜杖走；拜跪不須扶，未覺躬僵僂。挂珠碧霞犀，猶是母所授。繡補炫錦雞，新自粵西購。一手褰領髭，一手振袍袖，打鼓唱迎神，紅氈齊泥首。上頭燕紅香，中間酌黃酒，青箬苞黍粽，紫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后，森森排竹筍，依依伏楊柳。新婦外曾孫，是婆定婚媾。阿端年始冠，昨年已取婦；隨兄擎腰扇，阿和亦十五。長樛次當孫，此皆我兒女。青青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捧觴前拜手，次第別後先。提抱集賤

幼。一家盡偕來，只恨不見母！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魂靈，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草長春不留。世人盡癡心，乞年拜北斗。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亦奉養久。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憐尙不得，那論賢不賢？上羨大父福，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者蒼天！

以蓮菊花雜供一瓶作歌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漫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身，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衣黃，天桃側侍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旃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願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

縮，人太孤高我慙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疎。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瞋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颯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卽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

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今別離

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并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况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斑斑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

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剪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得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寄女

團團雞子黃；灑灑花豬肉。雙雞日饋泊，毋許竊更驚。飯蒸杭稻香；酒潑蒲萄綠。庖丁日解牛，碎切煮爛熟。吹沫成白波，碾塵積紅麴，罌以自然鼎，濃過留香粥。我日啜此汁，十載未屢足。勿告而翁知，知之恐眉蹙。牛旁侍閤羅，黃金犂四目；云欲取屠人，橫叉入地獄。佛自愛衆生；我且飽天祿。嗟余患瘡後，負風幾欲伏。計臂小半分，量腰贖一束。兩頰旋深渦，而今漸平復。須白一二莖，雙鬢尙垂綠。朝朝輒飽後；行行捫余腹。寄汝近時影，祝我他時福。

江南三四月，夾道花爭妍。誰家女如雲，各各扶婢肩。碧羅湖水媚，茜紗秋雲娟。就中最驕詡，繡羅雙行纏。一裾覆百金，一襪看千錢。婷婷復嫋嫋，織步殊可憐。笑謂蠻方人，半是赤足仙。新樣尖頭鞋，略仿浮海船。上繡千鴛鴦，下刺十丈蓮；指船大如許，伸脚笑欲顛。汝輩聞此語，當引扇障顏。父母誰不慈？忍將人雕鑿。幸未一缸淚，買此雙拘擊。邇聞西方人，設會同禁煙；意欲保天足，未忍傷人

權。吁嗟復吁嗟，作俑令千年！

寶塔高十層，巍峨天主堂。塞人欲上天，引手能扶將。指揮十字架。閃閃碧眼光。土人爭執箠，驅之如虎狼。蘇州大都會，新闢通商場。屨氣噓作樓，馬鬣化爲牆。行有女歐絲，條條出空桑。載我金錢去，百帆復千箱。我奉大府檄，奔走吳之江。一月三往來，往來趁夜航。彼曾領事官，時時從商量。喜則軒眉笑，怒或虬髯張。豈免門唇舌？時復據肝腸！世人別顏色，或白亦或黃。黑奴汝所知，汝曾至南荒。昔有女王國，曾封親魏王。文身易斷髮，鱗介被冠裳。自我豎降旛，亦附強國強。汝弟捧地球，手指海中央。區區黑子大。胡爲戰則贏？汝母口誦經，佛國今何方？如何伏魔者，怒目無金剛？聰明汝勝母，書付汝參詳。慎勿給人看，看則疑荒唐。

臺灣行

城頭逢逢播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

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刈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雷池越一步。

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艦來如潮。前者上岸雄虎彪；後者奪關飛猿猱。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江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搢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髻，跪捧銀盤茶與糕；綠沈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導』。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黃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關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

室毋譏謔」。將軍徐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王師盛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噫噉吁，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分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悲平壤

黑雲葦山山突兀，俯瞰一城破齊發。火光所到雷喧響，肉雨騰飛飛血紅。翠翎鶴頂城頭墮，一將倉皇馬革裹。天跳地踔哭聲悲，城南早已懸降旗。三十六計莫如走，人馬奔騰相踐蹂。驅之驅之速出城，尾追翻聞餓鴟聲。大東喜舞小東怨，每每倒戈飛暗箭。長矛短劍磨鐵鎗，不堪狼藉委道旁。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水。一將囚拘一將誅，萬五千人作降奴。

東溝行

濛濛北來黑烟起，將臺傳令敵來矣！神龍分行尾銜尾。倭來倭來漸趨前，綿綿翼翼一字連，倏忽轉旋成渾圓。我軍瞭敵遽飛礮，一彈轟雷百人埽，一彈星流藥不

爆。敵軍四圍來環攻，使船如馬旋如風，萬彈如錐爭鑿空。地爐煮海海波湧，海鳥絕飛伏蛟恐，人聲鼓聲噤不動。漫漫昏黑飛劫灰，兩軍各挾攻船雷，糊模不辨莫敢來。此船桅折彼釜破，萬億金錢紛雨墮，入水化水火化火。火光激水水能飛，紅日西斜無還時，兩軍各唱饒歌歸。從此華船匿不出，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

哀旅順

海水一泓烟九點，壯哉此地實天險！礮臺屹立如虎闕，紅衣大將威望儼。下有深池列鉅艦，晴天雷轟夜電閃。最高峯頭縱遠覽，龍旗百丈迎風颭。長城萬里此爲暫，鯨鵬相摩圖一噉。昂頭側睨視眈眈，伸手欲攫終不敢。謂海可填山易撼，萬鬼聚謀無此膽。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

流求歌

白頭老臣倚牆哭，頽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蕩作波臣，細訴興亡溯天蹴。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腕誕一脈延。彈丸雖號蕞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

裏，自天草詔飛黃紙。印綬遙從赤土頒，衣冠幸不珠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王國小球。英蕩雙持龍虎節，繡衣直指鳳麟洲。從此苞茅勤入貢，豔說扶桑繭如甕。會豪入學還請經，天王賜襲仍歸贈。爾時國勢正稱強，日本猶封異姓王。只戴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界。』數典橫徵賈百牢，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旛出石頭。大夫拔舍君含璧，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籠鳥惟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妄將口血羣臣誓。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覺難爲婦。稱臣稱姪日爲兄，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事異，二百餘蕃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顧器略存投鼠忌。公堂纔錫蕃臣宴，鋒車竟走降王傳。剛聞守約比交隣，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檻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爲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水花枝胡蝶紅。尙有丹書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覆，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觀

漢官儀，簪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鵑，稠父宋父泣鸚鵡。興滅曾無翼九宗，賜姓空存殷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氈裘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究何補？只有琉球卹難民，年年上疏勞疆臣。

參考八

人境廬詩草自序

黃遵憲

余年十五六，卽學爲詩；後以奔走四方，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戛戛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

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文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唐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光緒十七年六月，在倫敦使署。公度自序。

郭沫若譯詩四首

雪萊著

招「不幸」辭

欣欣而來兮坐我身旁，汝以影爲衣兮「不幸」姑娘；汝含羞而強就兮容何窈窕，汝華飾而悲傷兮雖孤寂而崇高！

欣欣而來兮坐我身側，我雖淒切兮不如汝之愴惻，汝眉修嫵兮良莊重而不驕，汝以「哀」爲冠兮洵綽約而翹搖。

惟余與汝兮兩無嫌猜，如兄如妹兮育自童孩，家園雖寂兮余願與汝同居，年復

一年兮任光陰之如流矢。命運雖窘兮余願與汝樂之，歡樂雖逝容何傷兮苟愛情之不渝，余與汝其相愛兮永不相忘，直至心中之地獄兮現爲天堂。

欣欣而來兮來余共寢，稻草新刈兮香馥郁而柔靱，蟋蟀之鳴清兮爰助睡而揚歌，良悲中之一樂兮聽悲歌聲之猗那。

楊柳青青兮將爲羅衾，汝之腕臂兮將爲余枕；幽馨逸韻兮昔曾甘芳，將誘余與汝同入睡兮深深而渺茫。汝脈冰絕兮羌切切而告余，告余以汝之愛情兮爲汝舌之所不能語。汝脣脈脈而欲言兮汝目玲瓏而流淚，而吾心獨灼灼而內熱兮方跳躍而不已。

汝其吻余兮羌汝脣之如冰，汝其開張汝臂兮紆環抱乎吾頸，汝臂柔而冷清兮汝淚淋淋，淚點滴而壓吾髮上兮如鉛珠之灌頂。

欣欣而來兮速來就乎合歡之床，床台張於墓底兮余與汝其偕亡；將余與汝之愛情兮藏在幽昧之中，讓「忘却」而爲帳兮將安睡其如聾。

緊相抱余兮讓余與汝心之融融，如鴛鴦之交頸兮形雖二而與一同；余生被放逐

而可悲兮將化爲一縷之清烟，永消逝而無痕兮就此長眠。就此長眠兮余將與汝同夢。
余夢與汝兮已非昔之淚容；「歡喜」之夢汝兮汝爲生之所棄，汝將與余兮同時
夢見「歡喜。」

讓余與汝其笑兮尋歡樂之陶陶，嘲此塵世之陰影兮如二犬之吠雲潮，雲影被月
兮如幽靈之着壽裳，夜茫茫其未央兮雲滔滔而翳光。

莽莽塵俗兮環繞乎余與汝之身畔，擾擾人羣兮渾如戲景之更換。除滑稽而外兮
彼將有何意義？我究在乎何所兮在汝身之所寄。

轉徙二首

一

人生如流雲，暮彼中宵月；掩忽以飛馳，燦爛而閃爍，流光耀明晶，幽暗爭潛
匿，須臾夜幕開。浮雲永無跡：

又或如古琴，絃索未更張，輕敲或重擊，破調成聲響。一朝絃索斷，永矣不能

彈，再無幽抑聲，咽出如前番。眠則有夢來，毒擾人甜睡；醒則有縈思，清晝爲污毀。或感或思省；或笑或流淚；或悲或忘機，終歸於一揆！

悲樂終相同；無變無以異。纔見差別相，轉瞬卽流徒；昨日之日兮，安能如明朝？除此「轉徒」兮，萬物不能牢。

二

好花今日開，明日卽凋謝；人慾所繫念，轉瞬卽飛逝。試問人世間。歡樂究何謂？電光嘲暗夜，亦無終夕媚。立德終易朽。良友亦難造；愛戀加曇花，苦多樂少。有，爲樂足玩味，相期其永久。

天宇猶清明，好花猶嬌麗，良夜猶未央，兩眼猶未啓，幽期猶暗移，好自貪歡睡——入夢無幾時，睡醒而流淚。

雲鳥曲

歡樂之靈乎！汝非禽羽族，遠自天之郊，傾瀉汝胸膈，涓涓如流泉，毫不費思

素。

高飛復高飛，汝自地飛上；宛如火雲，振鬪泛寥蒼，歌唱以翱翔，翱翔復歌

唱。

旭日猶未昇，燦雲罩東曙，金色光輝中，汝已浮馳住；歡悅之初生，無影復無

跡。

在汝之週遭，晨光融嫩紫，宛如晝時星，渺不見汝影。汝影不可見，惟聞瀏亮

聲。

聲如曉日輪，銀箭之尖銳，曙白澄空中，烈光漸消微，看到不分明，可感其在

所。

遍地與寰空，爲汝聲音滿，宛如夜皎潔，月自孤雲泛，皓皓舒明波，天空爲汎

濫。

汝名吾不知；汝竟何所似？燦雨落虹霓，無汝聲之媚，汝歌何幽颺，散洒音之

雨。

宛如一詩人，藏在智光裏，靈感自天來，曠渺頌歌起，歡恐意外生，世人爲悲

喜：

宛如一閨秀，藏在金屋裏，幽夜懷所歡，腸斷魂難慰，獨自撫鳴琴，芳情漾幽

闔：

又如金色螢，藏在露澗裏，閃閃耀幽光，散點花草上，花草障明螢，螢身不可

見：

又如玫瑰花，藏在碧葉裏，暖風破花心，瀝瀝清芬吐，偷香狂封姨，神魂已陶

醉：

草上春雨聲，花夢驚醒了，一切歡愉歌，一切清新調。清新復歡愉，無汝音樂

好：

靈呀飛鳥呀，汝其教我者，汝思何甘芳；神韻濃若是，愛與酒之頌，得聞未曾

有。

合歡之情歌，軍旋之凱唱，與汝相比方，徒事浮誇耳，情歌凱唱中，於物有不足。

汝之歡樂調，源泉是何物？何波何山野？天陸何形亮？汝愛爲伊何？忘憂究何若？

汝歌清而銳，歡樂不知疲：煩惱之陰影，不能近汝心：誰能知汝心，純愛無憂悶？

汝於生死理，夙夜必思省，比我醉夢人，知之深且真，不然汝諧調，何以如流晶？

瞻前而顧後，人慾不知足：至誠之笑聲，中有痛苦絡；至甘之歌詞，是部愁思史。

吾儕縱可能，滅却憎驕懼，縱生如頑石，不會流眼淚，得如汝純歡？非我所知

者。

詩人愛汝巧，貴比百聲律，讀破萬卷書，書中無此物，汝高在揚天，藐視此俗！

請從汝腦中，賜我半歡樂，使我唇齒間，流此諧醇出，能領世人耳，如我聽汝曲。

馬君武譯詩一首 虎特著

縫衣歌

一

美人蒙敝衣！當窗理針線。眼昏未敢睡，十指既已倦。不辭縫衣苦，饑窮可奈何！願以最悲音，一唱縫衣歌。

二

縫衣復縫衣！雞聲起前廚；縫衣復縫衣！星光當窗幃。竊聞回教國，女罪不可贖；耶教復如何，爲奴幾時畢？

三

縫衣復縫衣！腦暈不自覺，縫衣復縫衣！眼倦不可藥。一襟復一袖，一袖復一襟，低頭入睡鄉，縫衣未敢停。

四

人誰無姊妹，人誰無母妻，衣錦帶絲羅，人命自不齊。縫衣復縫衣，饑寒兼垢穢。一針穿雙線，縫衣更縫被。

五

縫衣無已時！人生幾時死？死亦無所懼，吾身自應爾。吾身自應爾，上帝其鑒此。血肉亦何賤，麵包貴無比！

六

縫衣復縫衣！工價何所償；黑麵聊能飽，薦草盈一牀。屋漏地板壞，几斷足不穩。素牆無粉飾，夜深掛予影。

七

縫衣復縫衣！針線聲飄飄；縫衣復縫衣，作工如罪囚。一袖復一襟，一襟復一袖，不信腦筋倦，其倦如雙手。

八

縫衣復縫衣！冬風侵肌骨。縫衣復縫衣！夏日蒸炎燠。翩翩雙飛燕，來集破簷底；新燕已生羽，飛鳴示予喜。

九

頽垣生女羅，其香何馥郁；頭上有青天，脚下蔓草綠。暫時倚針線，悠悠生遠心，不敢停針線，時刻卽黃金。

十

暫時倚針線，悠悠何所思？無愛復無望，百憂忽來羅。有淚不敢滴，淚痕盈眼窩；淚滴衣裳濕，恐礙針線過。

十一

美人縫敝衣，當窗理針線。眼昏未敢睡，十指既已倦。且唱縫衣歌，窮餓不須理，可惜此歌聲，不入富人耳。

胡適譯詩一首 拜倫著

哀希臘歌

一

嗟汝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詩媛沙浮嘗詠歌於斯兮，亦義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長夏之嬌陽兮，紛燦爛其如初。我徘徊以憂傷兮，哀奮烈之無餘。

二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馬兮，阿難。慷慨兮歌英雄，纏綿兮鼓幽歡。享盛名於萬代兮，獨岑寂於茲土；大聲起乎仙島之西兮，何此邦之無語！

三

馬拉頓後兮山高，馬拉頓前兮海號。哀時詞客獨來遊兮，猶夢希臘終自主也；指波斯京觀以爲正兮，吾安能奴僂以終古也！

四

彼高崖何巉巖兮，俯視沙拉米之濱；有名王嘗踞坐其巔兮，臨大海而點兵。千櫓兮照海，列艦兮百里。朝點兵兮，何紛紛兮！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五

往亟兮難追；故國兮，汝魂何之？俠子之歌，久銷歇兮！英雄之血，難再熱兮！古詩人兮，高且潔兮；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六

雖舉族今奴虜兮，豈無遺風之猶在？吾慷慨以悲歌兮，耿憂國之魂磊。吾惟餘頰顏爲希人羞兮，吾惟有淚爲希人洒。

七

徒愧報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計拙；獨不念我先人兮，爲自由而流血？吾欲訴天關兮，還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尙今百一存兮，以再造我瘦餓披離之關兮！

八

沉沉希臘，猶無聲兮；惟聞鬼語，作潮鳴兮。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吾曹雖死，終陰相爾兮！』嗚咽兮鬼歌，生者之瘖兮奈鬼何！

九

吾嗶嗶兮終徒然！已矣兮，何言！且爲君兮彈別曲，注美酒兮盈尊！姑坐視突厥之跋扈兮，聽其宰割吾胞與兮，君不聞門外之簫鼓兮，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十

汝猶能霹靂之舞兮，霹靂之陣，今何許兮？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獨不念先人佶摩之書兮，寧以遺汝庸奴兮？

十一

懷古兮徒煩冤，注美酒兮盈樽；一醉兮面憂泯！阿難醉兮歌有神。阿難蓋代詩
人兮，亦嘗事暴君兮；雖暴君兮，猶吾同種之人兮。

十二

吾所思兮，米爾低兮，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吾撫昔而涕淋漓兮，遺風誰其
嗣昌？誠能再造我家邦兮，雖暴主其何傷？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悠悠兮吾懷！湯湯兮百階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吾陀離之民
族兮，實肇生於其間；或猶自由之種兮，歷百劫而未殘。

十四

法蘭之人鳥可託兮！其主貪狡，不可度兮！所可託兮，希臘之刀；所可任兮，
希臘之橐。突厥慄兮；拉丁狡兮；難吾盾之堅兮，吾何以自全兮？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美人舞兮低徊！眼波兮盈盈，一顧兮傾城。對彼美兮，淚下不能已兮；子兮子兮，胡爲生而爲奴婢兮？

十六

置我乎須寧之巖兮，狎波濤而爲伍；且行吟以悲嘯兮，惟潮聲與對話，如鴻鵠之逍遙兮，將於是焉老死；奴隸之國非吾土兮。碎此杯以自矢！

參考九

詩的實質與形式

朱孟實

有一年夏夜，在巴黎一個小餐館裏和幾個朋友清談，談到新詩問題，袁梁和我都主張詩應有音樂，鄭反對此說。當時我們的態度都很決斷，鄭彷彿說，「新詩用不着音樂，這是新詩人們衆口同聲的斷案。你我受傳統思想束縛太深了！」我們也以爲詩必有音樂，在研究過詩的人們看，是不成問題的。

這兩種武斷的態度在今日所謂「文學家」中似很普通。罵舊詩的人說牠太受格

律拘束，罵新詩的人說「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舊詩多陳腐，是否因其拘於格律？新詩多淺陋，是否因其太無格律？將來如果我們要做較滿意的新詩，對於格律應持如何態度？這些問題在今日是很緊迫的。

這裏祇有一個根本問題：詩究竟應該有牠的特殊語言麼？這個問題已經有兩三千年的歷史了，我不相信牠到我們的手裏一旦就可解決。而且文學是創造的，批評家決不能替創作家開方劑，告訴他「詩應該如此如此，不應該如彼如彼」。我們所能做的工作祇是參較已往的創作和批評學說，把「詩應否有特殊語言」一個問題認識清楚些而已。

文藝批評家嘗提起「實質」和「形式」的分別，我們雖不必贊同這種分別而却不能不明瞭牠意何所指。說粗略一點，文學的實質是語言所表的情思，而形式則為語言所取的聲調格律。比如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取詩的形式；「從前我去時，楊柳正在春風中搖曳；現在我回來，已是雨雪天氣

了」。是取散文的形式。雖然這兩段話的實質似乎略同。

通常批評家都以詩和散文對舉，假定這個分別是正當的，詩之所以爲詩在實質還是在形式呢？

第一，我們須首先交代清楚，詩之所以爲詩，決不僅在形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恰是桃紅柳綠天，夫人移步出堂前」之類都具詩的形式而決不能僭稱詩。拍拉圖的對話，撲魯達的名人傳記，新舊約諸書都是散文寫的，而雪萊及其他學者，都認牠們爲詩，這是一個實證。

詩人引用散文典故入詩，往往結果詩遜於散文，我們比較下列三例，便知這個道理：——

(一)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世說新語卷二

(二) 「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桓大司馬聞而歎曰，「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枯樹賦

(二)「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縈迴，暮帆零亂向何處？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許。」——姜白石揚州聲慢

在這三例中，世說新語段本是散文，觸景生情。簡樸而雋永，枯樹賦譯爲韻言，祇略有增損，卽微嫌不逮；至姜白石仿此意爲詞，風格更較卑靡。再比如「武帝植蜀柳於靈和殿，嘗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一段散文多麼有神韻，到王漁陽採此典作秋柳詩，便成了「靈和殿裏昔人稀」一句俗濫語，詩的形式不必較散文更宜於傳達詩的情思，這又是一個實證。

其次，我們也要鄭重聲明，詩之所以爲詩，雖不僅在形式，而決非與形式無關。世間固然有些散文寫成的書可稱爲詩，而古今大詩人的著作則多數取詩的形式，詩與詩的形式是密切相關的，這是一個實證。上品詩不能譯爲散文，亦不能譯爲外國文。比如前例「昔我往矣，」四句是詩，而譯文「從前我來時」四句則不是

詩。伊里亞德與奧地塞是西方詩之源，各國譯本不下數十種，而沒有一種得希臘原文的神骨。菲茲吉越爾德譯波斯奧馬康顏的詩是譯詩中最成功的，而實在是譯者的創作，與原文出入甚多。用一種形式則成功，換一種形式則失敗。詩與詩的形式相關，這是第二個實證。在各國文學中，某種格調宜於表現某種情思，某種體裁宜於產生某種功效，都往往有一定的原則。中國詞的格式祇宜於清麗小品，以慣於做詞的人去做詩，往往沒有氣骨；以慣於做詩的人去做詞，也往往失之鹵莽生硬。英文中的無韻五節格 (Blank Verse) 最宜於莊嚴體的史詩或悲劇，而民歌則往往為四行短句。這是第三個詩與詩的形式有關的實證。

詩之所以為詩，既不僅在形式而又非與形式無關，然則詩和詩的形式關係究竟如何呢？

我們最好再拿上例來研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詩，而「從前我來時楊柳正在春風中搖曳；現在我回來，已是雨雪天氣了」何以

不是詩呢？我們在上文說「昔我往矣」四句和「從前我來時」四句，實質似略同而形式則異，彷彿說，前者是詩而後者不是詩，全由於形式與實質毫無關係。這個見解完全是誤謬的。其實這兩段話的實質也並不同。詩經原文中有一種纏綿悱惻感慨不盡的意味在我譯文中幾乎全失了。讀譯詩尋不出讀原文時所生的情感，這裏分別決不僅在形式。詩人詠「昔我往矣」時對於「昔我往矣」所表現的詩境是直接見到的，我譯「昔我往矣」時對於「昔我往矣」所表現的詩境是間接見到的，他的情感是原始的；我的情感是比擬的，體會的。因為情感不同，所以詩人和我所用的語言也不同。我以「在春風中搖曳」譯「依依」其實這六字並不能譯「依依」，如果詩人和我的情思完全相同，則我所用的語言，也必和他的完全一致。

詩人的情感和譯者的情感的分別，就是王靜安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隔」與「不隔」的分別。詩經「昔我往矣」四句不隔，而我的「以前我來時」四句譯文則有不隔。同理，「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不隔，而「靈和殿裏昔人稀」則隔，世說

新語「桓公北征」段不隔，枯樹賦語便稍嫌隔，而姜白石的揚州聲慢則隔而又隔了。

詩人的本領在「見得到，說得出」。通常人把「見得到」的叫做實質，「說得出的叫做形式，好像這是兩件事，在時間上有先後之分。其實這是誤解。在各種藝術中，實質和形式都是在同一刹那中孕育出來的。這個道理勃臘列德在牛津詩學講義中克羅齊在美學中說得最透闢。克羅齊說，詩皆直覺，而直覺（即所謂實質）即表現（即所謂形式）。世間沒有無意之言，世間也沒有無言之意，意的發生一頃刻，便是言的發生一頃刻；實質成就的一頃刻，便是形式成就的一頃刻。所以我們不應該說「以言達意」，應該說「意就是言，言就是意」。無文字的詩，無聲音的樂，和無形色的畫，都是癡人妄想。

意就是言，實質就是形式；所以每一種情思祇能一種方法可表現，增一字則太多，減一字則太少，換一格律則嫌隔。詩不能譯為散文，散文不能譯為詩，例如，

「楊柳依依」不能譯爲「楊柳在春風中搖曳」，「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亦不能譯爲「靈和殿裏昔人稀」。

雪萊說過，「詩和散文的分別是村俗的分別」，我們可以加注腳說，「這就因爲實質與形式的分別是村俗的分別」。實質與形式不可分割，所以我們不能單拿形式來區分文學，也不能拿實質來區分文學。文學是不可區分的，凡是純文學都是詩，不問牠是詩的形式或散文的形式。克羅齊主張丟開「詩和散文」的區別，而用「詩和非詩」(Poetry and non-poetry)的分別，我們是完全同意的。

總觀前段，我們可得兩個結論：——

(一) 凡具詩的形式者不必盡爲詩

(二) 凡詩不必都具詩的形式

但是這兩個結論並不能算完全，我們統計詩人著作，須另加一個結論：——

(三) 大多數詩都具詩的形式。

我們的難點在如何使（二）（三）兩結論並行不悖。許多錯誤見解都起於這個難點。擁護白話詩的人，往往忽略結論（三），以結論（二）凡詩不必都具詩的形式而推到「凡詩都不必具詩的形式」。擁護格律的人往往忽略結論（二），從結論（三）大多數詩都具詩的形式，而推到「凡詩都必具詩的形式」。其實這兩種推理都犯了同樣的名學誤謬。

在我們看，詩的實質和形式都是同一剎那中孕育成的，詩的情思是特殊的，所以詩的語言也自然是特殊的。某種情思宜以散文的形式表現，某種情思宜以詩的形式表現，都不是偶然的。古今詩人用詩的形式者多於用散文的形式者，此中必有一個道理，我們須探求這個道理所在。

何以多數詩都取詩的形式呢？

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須把「詩的形式」一個名詞的意義交代清楚，我們說「詩的形式」而不說「韻文」，因為韻文祇是詩的形式之一種。在中國文學史

中，韻文發生最早。詩經是韻文，固不消說，易經，書經，老子諸書用韻的痕跡也很顯然。從前中國詩很少不用韻的，所以批評家有「有韻爲詩，無韻爲文」之說。其實韻在詩的形式中並非必要成分。日本詩無所謂「韻」。在歐洲文學史中，韻起於中世紀。希臘拉丁詩都沒有韻。西方詩韻何自來，學者頗多聚頌。十六世紀學者亞斯鏗說韻由匈奴與高斯民族傳到意大利，由意大利傳到法德英諸國。匈奴的影響及於西歐在西歷前二世紀左右，到西歷後五世紀嘗長驅直入羅馬。那個時候匈奴已久受中國文化的洗禮。蘇武，李陵，蔡琰都是中國大詩人而久住匈奴者。我頗疑西方詩用韻實源於中國，現在搜集證據，稍遲當另作文詳論。韻初到歐洲時頗盛行，法國史詩 (*Chansons de geste*) 之晚成者，德國尼布浪根歌 (*Nibelungenlied*) 和但丁 (*Dante*) 的神劇 (*Divine comedia*) 都是最早用韻而成功的詩。文藝復興後，學者想回到希臘羅馬，對於詩韻頗肆攻擊，韋白 (*W. Webbe*) 是一個著例。近代詩用韻又頗流行，但是攻擊韻的運動並未稍衰。法國十八世紀哲學家菲洛浪在給法蘭

西學院書中，十九世紀詩人聖洛在詩格論中都極力提倡廢韻。在英文中做莊嚴體的詩人都不肯用韻。莎士比亞著悲劇，密爾敦著失樂園都用無韻五節格。我們可以說，韻在英文中好比小家碧玉的裝飾，雖自有其風致，而却不能與語大雅。

中國文學中最大的區別是有韻無韻，而西方文學中最大的分別在有音節與無音節。什麼叫做音節呢？我們說話時，在一篇中某段須說重些，某段須說輕些；在一句中某個字須讀高些，某個字須讀低些，都須順着自然節奏。這些輕重高低通常叫做聲調 (Rhythm)。音節 (metre) 就是有規律的聲調。散文的聲調忌有規律，而詩的聲調宜於有規律之中偶寓變化。西文中的音節頗似中文中的平仄。平仄是量的分別，平聲長而緩，仄聲短而促。希臘拉丁也着重量的分別，聲調所以分「長」「短」「兩種，在近代文中音韻學者多不說「長」「短」而說「重」「輕」。重聲就是長聲，所以相當於平聲；輕聲就是短聲，所以相當於仄聲。（這話嚴格的說，不甚精密，我祇就大概說。）

韻與音節以外，章句長短也是詩的形式中一個重要成分。論章，中國詩中四句或八句成章者最普通；論句，中國詩中五言七言成句者最普通。西文詩中章的變化極多，但不甚重要，而最重要是「行」(line)每行不必爲一句，牠祇是「音」的段落而不是「義」的段落。中文詩中「音」的段落與「義」的段落幾相疊合，所以較西文詩爲板滯。行的長短因語言而異。

希臘拉丁文中最普通的行爲「六節格」(Hexameter) 每節多含三音。法文中最普通的行爲「亞力山大格」，(Alcandine)，亦含六節，每節兩音。英文中最普通的法是「五節格」(如Blank verse)。日本詩對於研究詩格的人更有趣味。牠不特無韻，而音節也幾乎不存在。詩的形式在日文中幾專指章句長短的規律，最普通的是三十一音與十七音格。三十一音格爲五行詩，一三兩行各含五音，二四五三行含七音。十七音格爲三行詩，一三兩行含五音，二行含七音。

總觀上文，我們可以說詩的形式含有三大要素：

- (一) 有規律的音節（在中文爲平仄），
- (二) 有規律的章句（句在西文爲行），
- (三) 有規律的收聲（韻）。

詩的音樂，就是這三個要素所組成的，研究詩的音樂，我們須着眼全局，不可單割碎一章一句來討論。像但丁的神劇和密爾敦的失樂園中的音樂大半是大開大闔的音樂，這一段與那一段相照應，並不僅是前一音節和後一音節相照應。拿中文詩和西文詩相比較，中文詩的音樂有兩大缺點，第一爲凡字幾盡爲單音，第二爲缺少獨立的母音字。但是中文詩平仄的變化在各國語言中要算最豐富的，這也是一大優點。

現在我們已知道「詩的形式」的意義了，再回頭研究首節所發的問題：——
何以多數詩都取詩的形式呢？歷來詩人哲學家批評家對於這個問題給了許多答案，我們姑且略述幾個重要的：——

(一) 拍拉圖和雪萊的答案——詩起於歌，歌原與舞相連。舞必中節，詩所以諧舞，所以也必中節。

(二) 華茲華斯的答案——詩是引起興奮的。在興奮時，情思過於強烈而彼此繼承也不遵規律。所以其中含有不快之感。音節是以快感來調劑強烈興奮的。音節能生快感由於「異中見同」。何謂「異中見同」，他沒有解釋。

(三) 考老芮基的答案——考老芮基說出五種理由，其中兩條最要。第一，各種情緒各有特殊的節奏。做詩時的情緒與做散文時不同，所以須用特殊音節。第二，音節是注意力的刺激劑。好比下樓梯，逐步漸進，猛然多下一步，則惹起驚訝。驚訝可維持注意力。音節的規律，就像樓梯的等級。

(四) 拍格孫和蘇里阿的答案——美術的想像在睡眠狀態中最活動。音節可以催眠，觀乳母用的催眠歌可知。詩有音節，所以能將日常實用的智慧催眠，供我們純用直覺去領會詩人所指示的意境。

(五) 哈脫格的答案——注意力有「中心的」(Central) 和「邊緣的」(marginal) 兩種。例如中國舊時私塾兒童背誦嘗左右擺動，背誦用「中心的注意力」，而擺動則用「邊緣的注意力」。「邊緣的注意力」須有寄托，而後「中心的注意力」纔不分散。強令兒童不擺動，他就不能背誦。吾人運思時手裏嘗玩弄一種物件，都是這個道理。詩的音韻爲用就在吸收「邊緣的注意力」，使讀者用「中心的注意力」去領會詩人的情思。

(六) 石德列的答案——詩之有音韻亦如醫方兒歌之有音韻，所以便於記憶。

以上(四)(五)(六)三個答案和考老芮基的刺激注意力一說，我以爲都極不圓滿，因爲他們都以爲音韻全是爲讀者便利起見，而忘却詩人做詩第一個目的是要表現自己。我們如要得正當解答，須回到「詩的形式和實質都在同一剎那中孕育出來的」一個根本原則。詩之有音韻，乃本乎情感而自然流露出來的節奏。詩和音樂一樣，都是情感深永熱烈時的呼聲。上品音樂中都必有詩，上品詩中也必都有音

樂。嚴格說來，論性質，論效用，詩和音樂實在是一件事。牠們都從心的深處迸出，所以能返照作者的人格和他所在的時代與地方的特性。詩經國風是採自民間藉以觀政俗的，而於以詩觀政的方法，不僅在研究詩的意義而尤重在聽牠的聲音。各國最早的詩都可歌的。後來的詩雖不必盡可譜入音樂，而詩人對於聲音與情思諧合一個原則都很重視。

我們在本節所說的道理，樂記中有兩段很好的說明。第一段說：——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柔以和」。

這是說音樂返照作者的情思。第二段說：——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這是說聲音返照時代的背景。聲必成文，然後纔是音。所謂「成文」，便是有節奏。
樂記中又有下一段話：——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我們可以說，詩之有音節，由於表現感情時有嗟歎舞蹈之必要。嗟歎舞蹈都是低徊往復的動作，詩就是把這種低徊往復的神情譜到文字上去，所以有節奏。這個主張是和拍拉圖和雪萊的學說相符合的。

我們已說明詩應有音節的道理，此外還有一個在實際上更重要的問題待解決：詩的音節可以定成格律使人因襲麼？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的理由最好用「答難」式表出。

攻擊格律者說，「格律是一種拘束，舊詩之所以陳腐，就誤於過信格律」。這

話自然也有片面的真理，但是不能做攻擊格律的器具。陶淵明的五古，李太白的七古，王摩詰的五律，溫李的小令，蘇辛的長調等一類的著作，在文學上是否第一流作品？他們的格律是否完全出於作者的心裁？如果真是詩人，格律決不會能拘束他；如果不是詩人，有格律他的詩固然腐濫，無格律他的詩也還是腐濫。許多人說，「舊詩已做窮了，我們須得打新路走」。如果「舊詩」指有格律的詩，新路自然是沒有格律的詩了。將來沒有格律的詩如果也有做窮的時候，再進一步又走什麼路呢？我說這番話，並非說今後大家都須去做有格律的詩，我祇是證明做不得好詩者決不能歸咎於格律，說一句失敬的話，像鄭蘇戩的傷逝擺在目前新詩人的著作旁邊，也未見得相形見絀罷？

攻擊格律者又說，「格律詩太板滯少變化，所以要不得。如果把詩做得活潑些，我們最好採自由詩體」。這裏我們應該首先打破一般人關於自由詩的誤解。自由詩雖是「Libre」而同時仍不失其「Vers」的身分，決不就是散文。自由詩起於

法國，喜劇家莫里哀就提起過這個名詞。但鄭重其事的做自由詩者，則自比利時亢思 (G. Kahn) 和法國鮑德列爾 (Baudelaire) 諸人起，而最成功的自由詩，則推美國惠特曼 (Whitman) 的草葉。草葉雖不是格律詩，却也不是散文，看開卷第一首 (One's-self I Sing) 就可以知道：——

One's-self I Sing, a Simple separate Person,

Yet utter thee Word Democracy, the Word En-masse.

fo physiology from top to toe I Sing,

Not physiology alone nor brain alone is Worthy for the Muse,

Say the Torm Complete is Worthier far,

The Female equally with the Male I Sing.

of Life immense in passion, pulse and power, Cheerful,
for freest action form'd under the laws divine,

The Modern Man I Sing.

這首詩並不是最好的例子，我所以選牠，因為是全書第一首而又最短，便於說明。在這首自由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詩的特徵來：（一）牠像格律詩是分章分行的，所不同者僅章行的長短無定格。但草葉中也有很多章行整秩的詩。（二）牠的語句構造不依散文常格，例如第一行賓詞 *One's self* 倒置於動詞之前，與主詞 *I* 並行的 *a Simple separate person* 移置於動詞之後。（三）全詩的語氣是驚歎的，不是敘述的。（四）全詩的音樂是低徊往復的，不如散文詩的音樂之流水式，例如 *I Sing* 一語凡三次倒置於句尾，以收 *Refrain* 的功效。

觀此可知自由詩並非以散文分列爲章爲行的。這個分別中國新詩人似乎忽略過去了，我們在分行一層尤易見出這忽略，「行」相當於舊詩的「句」。在舊詩中每句最後一字是義的停頓處 (*Pause*) 也是音的停頓處。音的停頓處都放在每行之末，常易限於單調，這確是舊詩格的一大缺點。但是因爲中國文字構造如此，這個缺點

很不容易糾正。現在新詩人仿西方詩格往往也把音的停頓處不全放在行的末一字，

例如徐志摩的翡翠的一夜裏有這幾列：——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裏，這愛中心的死，不強如

五百次的投生……——。」

這樣分行法我覺得毫無道理。第一行何以定要「死」字收；第二行何以在「如」字收呢？假如我們把這三行另一樣（或者另十樣）分法，例如：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

實現這死在愛裏，

這愛中心的死。

不強如五百次投生……。」

或是簡直不分行而寫成一段散文，在音樂上不是毫無分別麼？

照上例分行的詩人或許是仿效英文的無韻五節格，但是 (Blank Verse) 完全不
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姑且取一實例來研究：

If thou deest he; but O, how fallen, how Changed From him,
Who, in the happy realms of light,

Clothed with transcendent Irishness, didst Outshine Myriads though
bright!.....

在這個例子裏第一行以 *Changed* 收，第三行以 *Outshine* 收，都不是義和音
的停頓處；但是密爾敦的行是「量」過的 (*Measured*)，每行都只有五個抑揚節
(*Iambiss*)，所以 *changed* 和 *Outshine* 兩字雖不是音的停頓處，而却是五個抑揚
節的終止點。徐志摩的行長短無規律，所以不能與英文中 *Blank Verse* 因比。

中國無韻的新詩拿什麼標準去分行，實在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我們承認小詩不
必有韻，(二)中國舊詩格把音的停頓行都放在每行之末，在音樂上太嫌單調，但

是我們覺得新詩格還沒有碰上一條可走的路，這兩個問題所引起的問題在中國新詩格中還沒有得妥當的解決。我們也不能替詩人們代定方劑，望新詩人們自己比現在更努力一點，尋出一條出路罷。

我們在本節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格律詩是否比自由詩較少變化？上段談分行的文章是省不去的枝節。現在我們再回到本題。

論理，自由詩不受格律拘束，應比有音節的詩較多變化；但是考諸事實，則大謬不然。這是什麼道理呢？冰羊說得最清楚。「詩人據音律做詩的，本能會逼得他時常求變化，反之，如果他丟開音律而直以變化為始基，則他沒有求新創的刺激，而本能會逼得他趨向一律，他的抑揚聲調也易流於單調」。一言以蔽之，詩從格律入手，創造的本能會叫詩人在格律之中求變化；如入手便「自由」，則變化之上不能再有變化，其結果反易流於單調。

稍知文字的人不難替這個原理求實證。比和中國文學，於形式，詩詞賦的格式

多如牛毛，而散文則差不多祇有一種格式。從此可知詩格較散文格易於變化了。

新詩人的當今之急，我以為不在放棄格律而在於格律之中求變化。中國從前詩人天分最高的莫如李太白，而他的詩最成功的要算七古。七古是舊有的格律，可是李太白運用牠，多麼自由？在英文中莎氏比亞和密爾敦都同用 (Blank Verse)，而他們的用法則大不相同。這些事實可以證明兩個結語：——

(一) 格律並不能拘束天才。

(二) 天才往往在沿用舊有格律而加以變化時見本領。

自然，格律也會被人濫用。三家村的學究讀過一部千家詩也去拈韻做一首七言八句。我們正不必去攔阻他的雅興，可是我們也不能拿他的大作來做批評格律的標準。時下一般乳臭新詩人做自由詩，其濫竽也未必就遜三家村學究之七言八句，我們也不能拿他們的大作來做標準去批評自由詩，任何格律，都可以被人濫用，而格律自身決不能任其咎。

總之，散文固有時可爲詩，而多數詩必具詩的形式；格律有時固可誤人，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一個詩人，有格律固然做不成詩，無格律也做不成詩。

此外用字 (Diction) 的問題在討論「詩的語言」時也應涉及，因爲這篇話已說得不少，而用字問題又非三言兩語所可了事，所以待將來有機會時再說罷。

